家禮或問 火

共五

家禮或問卷之七

喪禮

虞

或問初虞用日中再虞三虞則皆質明者何義歟沙溪曰士虞禮日中而行事註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質明疏辰正者謂朝夕日中也以朝有葬事故云日中而行虞事也再虞三虞皆質明者以朝無葬事故皆質明而行虞事是用朝之辰正也

或問葬地若遠則初虞雖行於夜亦非大失歟寒岡曰何至大失耶

或問不及期而葬者虞卒哭亦依常例行之則其無未安

之意歟沙溪曰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註報讀爲赴急疾之義謂家貧或有他故不得待三月死而即葬者既疾葬亦疾虞虞以安神不可後也惟卒哭則必俟三月

或問父母喪同日合葬則虞不必異日未知何如退溪曰同日合葬則虞不必異日所疑正然且夫婦一體虞祭偶同同日而祭似不害義但所謂先重後輕未必皆非合葬也然必云異祭此必有深意不敢強爲之說然與其徑直而行恐不若從禮文之言如何

或問虞祭主人親行奠獻則著布網巾何如退溪曰虞祭漸用吉禮文稍備著網巾似當而禮文無據故今人不用

蓋網巾亦出於後世故禮文不載耶未可知也但又有一事喪服小記云緦小功虞卒哭則免又云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云云此言既葬而有事故未得虞者即不報虞也且冠以飾首及虞則主人至緦小功者皆免也免者去冠而以布繞髻者也比於冠則免乃哀飾也虞卒哭乃去冠而用免者喪事主哀故雖漸吉而反用哀飾也以此言之虞不用網巾似無妨也

或問卒哭以後主人親執奠獻而兩鬢披髮似不齊潔令若裁用生布象網巾以爲斂髮之用如何愚伏曰淺見如此頃於叔父卒哭之後欲令從弟著布網巾終以臆斷爲難未敢然似無不可矣

或問退溪先生曰虞祭漸用吉禮文稍備著網巾似當而禮文無據蓋網巾出於後世故禮文不載耶但小記云緦小功虞卒哭則免喪事主哀故雖漸吉而反用哀飾也以此言之虞不用網巾似無妨云云詳此退溪之教則虞祭用網巾雖似未安而卒哭後則用之似若不妨今人或有卒哭後著布網巾者未知如何沙溪曰古禮親喪小斂去笄纚開元禮小斂變云男子斂髮衰巾帕頭杜氏佑曰古者無幘以六尺繒韜髮其狀如乙尾以笄橫貫之加冠其上後漢時遭喪者衰巾帕頭卽笄纚之象也丘氏曰今網巾與纚頗相似但古禮只言其去纚之節而不言其還施之時至祔祭主人以下沐浴櫛髮則此時似當用纚而無

明文開元禮及杜氏說雖與古禮不同喪人當斂髮之義
則似有據
或問喪中用網巾何如眉叟曰網巾非古制今用布制作
或好禮之家亦有用之者然愚意不用可也
或問尸童之童字不見於本註且尸必著死者之衣非童
子所可衣也沙溪曰禮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則不必
童明矣曾子問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
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
或問倚杖於室外者何義當倚於室外之東乎西乎沙溪
曰小記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註虞祭在寢祭後
不以杖入室殺哀之節也士虞禮主人倚杖入註主人北

旋倚杖西序乃入所以倚於西序古禮虞祭男女序立反於初喪必男西女東而其升降男子亦由西階而其入室也近於西序故仍以倚之所以取其便也今家禮位次變於古而丈夫處東西上則其倚杖亦於東壁下可也或云主人兄弟升降必由西階則倚杖之所不必變古未知是否

或問虞祭主人入哭於靈座前似當仍立於堂上未知三年內則無階下位耶沙溪曰家禮虞祭主人以下在堂上之位卒哭同虞祭練祥禫皆如上儀而惟祔祭宗子主婦及喪主喪主婦分立兩階之下矣

或問家禮虞祭無參神條儀節雖補入而乃在降神之後蓋旣出主不可虛視必當拜而肅之則參神宜居於降神

之前灌則所以爲將獻而親饗其神之始則降神宜居於參神之後今欲先參後降不知可否退溪曰朱子所以虞祭無參神一節非闕漏也虞者祭之未吉者至卒哭而後謂之吉祭且參者謁見之名當是時如事生如事存之兩際故去參神以見生前常待之意行降神以見求神於恍惚之間此甚精微曲盡處瓊山率意添入恐有不知而作之病也當從朱子

或問家禮虞祭無參神而丘儀補入是何意耶沙溪曰家禮虞卒哭大小祥及禫并無參神之文而只於祔祭有之又其下註特言參祖考妣則其於新主無參神之禮明矣退溪說可考丘氏補入恐非家禮本意意者所謂參神者

參謁也吉祭則旣奉主於其位而不可虛視其主故必先拜而謁之然後降神禮也至於新主則三年之內奉置靈座而孝子常居其側未練之前又有朝夕哭以象平日昏定晨省未嘗一日離也雖遇行祭之日無可參謁之義故不設此禮而只入哭盡哀而已歟

或問虞祭朔望奠則降神之禮焚香酹酒各行再拜時祭則二者并行一再拜何以不同退溪曰按非獨虞祭其於祔及祥禮皆各再拜夫虞祔之類禮宜簡節而反備時祭禮宜繁縟而反略皆不可曉徐更詳之

或問虞祭祝辭有用牲之文而陳設時但有奉魚肉之儀別無進牲之節所謂肉是牲耶必用牲而後當謂之牲則

陳設之圖亦無設牲之處且記云血腥爛熟皆謂之牲則熟肉亦似通謂之牲祝文當書用潔牲三字耶若必用生而後必謂之牲而今用熟肉則當書淸酌庶羞耶寒岡曰如四時祭只有省牲莅殺之文魚肉各一盤肝各一串肉各二串之語別未有進牲之節而祝文中稱潔牲云則雖不用生肉而謂之牲者無疑矣今俗罕得用牲故例用淸酌庶羞之文

或問無子而有兄弟姪壻則喪葬祝文宜書何名夙興夜處小心畏忌等語當何云云退溪曰其中必有主其喪者當書其名祝辭當量宜改之

或問家兄之喪弟主之則虞祭祝辭何以爲之寒岡曰稍

變其辭夙夜悲哀不能自寧

或問妻喪虞卒哭祝文何以爲之寒岡曰奬家曾於虞卒哭祥禫等祭改祝辭曰日月不居奄及初虞夙夜孜懷悲念不寧他祭皆倣此

或問子喪虞祭時祝文何以爲之寒岡曰當云悲念相續心焉如燬○曰哀薦之薦字尚饗之饗字其不改否曰不知當改但敢用之敢字改以玆字

或問曾遭妻子喪今當永窆虞祭告辭幷下教寒岡曰妻喪云日月不居奄及初虞夙夜孜懷悲念不寧謹以淸酌庶羞哀薦虞事子喪則云日月不居奄及初虞悲念相續五內如燬合用淸酌庶羞薦其虞事尚其饗之

或問妻喪初虞祝文中夙興夜處哀慕不寧等語似當改之何以書之耶哀薦祫事四字及虞事成事之類皆不變文耶旅軒曰夙興夜處哀慕不寧二句於妻喪則去之若祫事虞事成事等文不可變只當改薦字用奉字如何

或問無子伯母喪姪子主之則虞卒哭祝辭不爲變文耶旅軒曰止云奄及初虞哀慕不寧餘依例

或問伯兄早亡無嗣又仲兄出后大宗曾蒙下教未立后之前當以季爲攝主攝主旣爲初獻則冢婦之爲亞獻甚爲未安攝主妻不敢亞獻否退溪曰禮曾孫爲曾祖承重而祖母或母在則其祖母或母服重服妻不得承重云然則攝主妻似不得代冢婦而行亞獻然嫂叔之嫌未知當

避與否更詳之○曰逑旣爲初獻賤婦爲亞獻則終獻仲兄爲之何如仲兄以出繼之故今此私喪不得爲攝主所以當爲終獻若賤婦避嫌於主婦則仲兄爲亞獻賤婦爲終獻亦何如曰兄爲亞獻攝主婦爲終獻恐當

或問虞祭侑食下無插匙之文或云元無飯羹此說何如沙溪曰家禮具饌條偶不言飯羹侑食條又無插匙之文故有此疑也然陳器旣有匙筯又祝曰粢盛又卒哭進饌條主人奉羹主婦奉飯如虞祭之設云則有飯羹無疑而旣有飯羹則插匙之節似當在侑食之時矣

或問虞卒哭無添酒再拜何也寒岡曰侑食非添酒而何其無再拜豈非以悲遑不能備禮只令執事就添盞中酒

也
或問凡祭進茶後旋卽辭神似爲太遽或立或伏少遲如何沙溪曰立而少遲可也
或問題主後返魂而若路遠則初再虞於所館行之三虞則到家行之禮也而家在數百里之遠必三宿而後得返則三虞之久不祭勢也寧留奉几筵於山廬待數日墓事畢後返魂而行三虞如何愚伏曰葬形原野之後魂無所依聖人恐其飄蕩彷徨故必於是日虞又必於所居之室堂其慘怛懇惻之意蓋不忍一日離也依禮文留子弟敦事速返而行三虞於室堂甚善
或問告利成何義今不必行否沙溪曰利成之義禮經詳

之後世旣不用尸則恐不須行然家禮旣有之行之恐當
曾子問註云利猶養也謂供養之禮已成也饋食禮疏祝
告尸以利成不言禮畢若言禮畢有發遣尸之嫌故直言
利成而已蓋古者祭有尸事尸禮畢則告利成雖告主人
而其實欲令尸聞而起也是以其下文卽曰尸謖
或問告利成或西面或東面何義歟沙溪曰虞祭喪祭故
西面告卒哭吉祭故東面告也
或問虞祭讀祝告利成皆西向卒哭東向何義也祔祥禫
皆如卒哭之儀而無利成之文利成通用於四祭乎寒岡
曰西向者尚用凶禮也東向者漸以之吉也祔祭侑食止
辭神下曰幷同卒哭則其無告利成之儀乎祥禫侑食止

辭神下亦曰皆如卒哭之儀則獨不用卒哭之利成乎

卒哭

或問旣葬主人親奠禮也而自卒哭漸用吉祭則以衰絰奠獻尤極痛迫依葬前奠儀使祝行之何如退溪曰未葬事死如事生專以凶哀爲主故奠而不祭旣葬則曰返而亡焉於是不得不以神道事之所謂事亡如事存也以神事之則何可專循孝子哀痛之故而尙純凶只奠而不用祭禮乎故備三獻等節文而讀祝於主人之左此所謂漸用吉耳孝子衰絰以行之何所疑哉

或問今士大夫皆三月而葬焉而以時事之危疑不得不赴葬於此月之內未知此葬亦與古人赴葬之義近之耶

若卒哭則依禮經待其月行之伏計芝山曰此意是
或問祭用玄酒何意耶沙溪曰鄉飮酒義尊有玄酒敎民
不忘本也註古之世無酒以水行酒故後世因謂水爲玄
酒不忘本者思禮之所由起也
或問時祭陳饌飯右羹左而喪內陳饌未見明文或以爲
三年內象生時飯左羹右爲是謬意亦嘗然之而今更思
之則卒哭始用吉禮事以神道此不得獨象生時如何沙
溪曰陳饌飯右羹左未知其意至於插匙西柄以右爲尙
則左陳之意尤不可知也愚意三年內上食則象生時左
飯右羹爲是曲禮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側吏反食嗣居人
之左羹居人之右觀此凡祭設饌羹宜居西飯宜居東家

禮則不然羹居東飯居西未知何義然當依家禮左設不可有異議

或問居喪始食鹽漿家禮不言鹽漿似不當食退溪曰雜記曰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註功衰斬衰齊衰之末服也間傳曰旣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正與此文合不能食食鹽酪可也者喪大記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蓋人有所不能亦不能勉也滉竊意古人謹喪禮無所不至故其制如此然亦不以死傷生故未嘗不示以可生之道如此章所云與註中所引是也孔子亦曰病則飲酒食肉毁瘠爲病君子不爲也毁而死君子謂之無子聖人之爲戒可謂切矣然而爲人子者當鉅

創至痛之際率不能自抑或至於病生殆極猶不知從權卒致不可救之域者比比有之臣混每竊伏念當乙巳諒闇時事未嘗不掩抑而抆淚又如故友洪君應吉執喪過毀終至滅性曾閔之孝豈謂是哉蓋人之虛實什佰難齊他物姑不論至如鹽醬若一槩立限而令不食人之得全性命者少矣今聞虞卒哭過已久矣尚朝夕啜些少粥飲而已禮許疏食亦不肯近之其於鹽醬推此可知混恐至孝四昆季豈皆一一能完實堅強可保其支勝乎萬或一有緣此而貽嚴親之憂不知何以能善其後以合於聖人之至戒乎

祔

或問喪禮備要祔祭若祖妣二人以上則只設親者卽舅所生之母一位云觀舅字則必以祔母言之也若祔父於祖則祖妣雖二人以上當幷設否沙溪曰祔母於祖妣則只祭舅所生之祖妣宜矣若祔父于祖考則幷祭前後祖妣爲可

或問孫祔於祖禮也而祖死未久尙在几筵則孫喪祔祭當於何設耶沙溪曰凡祔從昭穆祖父母在則當間一代而祔於高祖今者祖已死喪雖未久猶當祔祖以昭穆同故也雜記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註孫之祔祖禮所必然故祖死雖未練祥而孫又死亦必祔於祖

或問妾母死無祖妾又無高祖妾則當祔於何位沙溪曰喪服小記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註妾當祔於妾祖姑無則中一以上而祔是祔高祖之妾今又無高祖妾則當易妾之牲而祔於嫡祖姑女君謂嫡祖姑也

賓文卿問禮記曰妾母不世祭於子祭於孫止又曰妾祔于妾祖姑既不世祭又安有妾祖姑之可祔耶不知合祭幾世而止朱子曰此條未詳舊讀禮亦每疑之俟詢考也

又曰妾母不世祭則宗無妾祖姑矣恐疏說或未可從

或問妾之攝女君者其喪似異於衆妾亦有等別之差歟沙溪曰雜記註妾之喪則自祔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寢註此女君死而妾攝女君此妾死則君主其

喪其祔祭自主之若練祥則其子主之不攝女君之妾則不主其喪

或問先妣之祖妣在大宗之廟而仲兄主其祀今祔祭仲兄當爲主人而仲兄所後父斬衰之服尚未除當服斬衰主祭而祝文稱孤子否退溪曰恐然

或問小宗無祖廟則新主祔於何處雖非應入祖廟者猶以神道必祔於祖歟愚伏曰家禮祠堂章子姪祔于父其下又云姪之父自立祠堂則遷而從之祔祭喪主非宗子而與宗子異居則宗子告于廟而別設位於喪家以行之詳此兩條則雖不應入祖廟者猶以昭穆合於其神也

或問祔祭宗子告祠堂當前期一日以酒果只告所祔之

龜耶沙溪曰是

或問祔祭當告于先妣之祖妣而家禮只云孝子某適于某妣儀節云孝孫某適于顯曾祖妣鄙意大宗廟高曾祖禰神主未及改題今用曾孫曾祖等稱謂恐亦未安如何退溪曰家禮豈不以此祭主於升祔先考先妣而設故只稱孝子耶雖未改題恐不可以曾祖妣爲祖妣也皆所未詳

或問祔祭當行於宗家之廟而有高祖以下神主奉出祖考神主之際似有告文而家禮無據何以爲之寒岡曰家禮以爲非宗子而與繼祖之宗異居則宗子爲告于祖而設虛位以祭祭訖除之別無必行於宗家之廟之文亦無

奉出之際必有告祠之儀

或問凡祔者祔於祖廟之謂也而若繼禰之小宗無祖廟未知祔於何處寒岡曰祔於亡者之祖考以亡者繼祖之宗子主之若異居則宗子爲告於祖而設虛位題紙牓而祭之祭訖焚而除之

或問祔祭主喪者非宗子則宗子當告于祖廟設虛位以祭而喪家與宗家路甚隔遠未知前期告祖而及其日以祭之何如芝山曰此亦得之

或問祔祭時宗子若遠在則何以爲之寒岡曰以宗子之名代行無妨

或問祔祭旣以亡者繼祖之宗子主之而若有故或遠在

則何以爲之寔岡曰當曰幾代孫某使某親敢昭告于云
云所謂幾代孫卽宗子所謂使某卽喪主也
或問家禮喪主非宗子則惟喪主主婦以下還迎今祔祭
仲兄以宗子爲主人則還奉先妣神主時仲兄當從還迎
之列抑以宗子厭尊於祖妣而不敢往迎否退溪曰不敢
往迎爲是○曰還迎之主婦是喪主之妻歟曰然
或問祔祭進饌以祖考爲主則當依禮飯右羹左而乃云
幷同虞祭虞祭之設如朝奠云虞與朝奠若象生時飯左
羹右則祖考之前亦用新死者之禮耶沙溪曰自虞以後
之祭則左設三年朝夕上食則象生時右設未知如何
或問祔祭祝文曰孝子某云云所謂孝子者當書宗子之

名而其宗子世代已遠或至於孫若曾孫則何以書耶寒
岡曰當書宗子之名或至於孫曾則當隨世代而稱號
或問鄭寒岡云禫祭祝文尚稱孤哀子則禫祭之前仍用
孤哀之稱無乃可乎退溪答謂當如此而喪禮備要云祔
祭以後幷稱孝子兩說不同何歟沙溪批謂雜記曰祭稱
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註祭吉祭也卒哭以後爲吉祭
故祝辭稱孝子孝孫自虞以前爲凶祭故稱哀方氏曰孝
爲子孫終身之行哀則發於聲音見於衣服云云丘氏儀
節自虞至禫於先祖稱孝於亡者稱哀與雜記說不同恐
當從雜記愚伏曰從丘氏儀節不妨雖從雜記書之則不
可不稱孤哀不然則所謂喪稱哀子哀孫當用於何處耶

或問祔祭先考雖并設曾祖考妣兩位而妣位則不舉於祝辭耶宗子告亦不書亡者名否沙溪曰妣位則不舉於祝文亡者名亦不書皆當依家禮

或問祔祭告亡者祝文隨宗子所稱則哀字當不用之府君字則因用之否沙溪曰哀字不用似是府君乃尊之之辭古人於兄亦稱府君卑幼則否

或問出繼從伯父之後今遭本生母喪又遭所後父喪本母當祔於本母之祖妣則祖妣之主又在所繼之宗於隮祔之祭當以宗子主之而又以重喪在身則祝版當如何書乎當書曰孝曾孫孤子某使再從弟孤哀子某適于顯曾祖妣某封某氏祔以孫婦某封某氏云云又於本母前

曰從姪孫子某使再從弟孤哀子某薦祔事于從叔母某
封某氏適于曾祖妣某封某氏云云否與舍弟幷告于本
母而曰從姪某使再從弟某云云於情意極爲未安不知
何如退溪曰祔祭稱謂雖極未安然舍此無他道理無他
故實可作稱謂只得如是
或問方行祔祭而宗孫在喪或云衰絰不可入廟何以爲
之西厓曰旣無他服可變又不可使人代行只得以衰服
行之耳家禮卒哭明日行祔祭於祠堂到祥又告遷此皆
主人所親行而皆不言變服則衰絰不入廟之說恐不可
爲準
或問葬後若有故未祔則練後行之何如尤菴曰練後行

祔殷禮也朞而神之人情也孔子善殷然殷禮旣亾其禮不可考故家禮從周禮今拘事勢不得已行祔於旣練之後失禮之中猶有可據者然也

小祥

或問練祥前一日世俗依葬時行夕奠從俗行之無妨否旅軒曰葬前日之有祖奠禮也練祥前一日則自有上食故禮無別設矣然俗有其事則隨俗行之又何至於不可哉

或問小祥別製服古也據家禮雖云陳練服而無別製衣裳之文又據禮記檀弓練衣黃裏註曰正服不可變以練爲中衣承衰而已今擬不製服但作練冠去首絰以下又

以練布製承衰之中衣庶幾從簡而不失存古退溪曰小祥不別製服朱子所以斟酌損益得時宜之禮如所示爲之甚當

或問小祥練制何以爲之衰服亦爲練歟冠則仍用何如退溪曰古人自初喪以至虞卒哭練祥禫皆有受服遞加升數漸殺以至于闋小祥一朞之周爲一大變殺之節故於首去絰而別以加一升布爲冠又別以加一升練布爲中衣以承衰以其練冠練中衣故謂之練耳非謂幷練衰也惟其衰不練故檀弓註云正服不可變耳非謂仍舊衰不別製也此周極文時喪制如此古今文質因時損益有難以盡從古制者故溫公書儀無受服與練服但以去首

經等爲之節斯爲太儉朱子家禮因書儀雖亦無別製衰服其並之以練服爲冠之文正是顧名反古因時酌中之制今五禮儀謂練布爲冠所以從文公之制也而 成廟之喪以澣衰爲非禮只改練冠亦得文公之意竊恐後之處此禮一以文公爲法則庶乎其得宜苟仍用舊冠亦恐非也

或問朞而功衰之文只見於戴記問喪雜記等篇而未見於儀禮經傳何也抑有之而不能詳考耶古者卒哭亦有受服而家禮無此節次故依此行之今於朞亦只依家禮練布爲冠去首絰負版辟領衰而不別有功衰耶家禮雖不言中衣而依古禮制之今不可不受以練如何退溪曰

功衰之不見儀禮經傳亦不知何故卒哭受服家禮闕之於朞亦只練布爲冠去首絰等不別有功衰乃古今損益之宜今當遵依練中衣則依示爲當

或問以練爲冠則武纓當用澀麻俗所謂頭巾亦皆當練如何退溪曰旣以練爲冠則武纓自當以澀麻爲之頭巾亦當用練

或問練服之制家禮不言其詳又不言婦人絰帶何也寒岡曰司馬公曰古者旣葬練祥禫皆有受服今世俗無受服自成服至大祥其衰無變家禮本書儀則其不受服蓋自書儀矣張橫渠有小祥練其功衰之說黃勉齋以爲與先儒異今不敢輒論其詳禮曰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

婦人當除腰絰非不言也

或問正服旣不可改而又無改帶之文世人冠武多用熟麻帶亦用熟麻果合於禮乎無文而改帶亦何所據也寒岡曰檀弓練衣黃裏縓緣疏曰小祥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以練爲中衣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喪服圖式以練易其冠別無冠武及帶用熟麻之說

或問家禮有曰設次陳練服而退溪先生答西川君問目有正服不可變之說然則禮所謂練服者指何物而言耶今人於正服上只去衰負版辟領澣濯其服而服之此可從之耶又按儀節註練服中衣之承衰者也所謂中衣卽

今正服裏所著之衣乎正服既不可變則家禮所謂練服亦指中衣而言耶此衣今已弊綻欲爲改製無乃未安耶旅軒曰練服乃練中衣也正服則不練但練時正服升數稍細則古人亦必用他布製之而衰負版辟領皆在所去矣今人只見練服之文以爲正服當練遂澣舊服而仍之者甚非矣中衣之練亦宜用他布改製恐非未安也○曰儀節又有練冠葛帶繩屨之文今人亦行否曰服既練之則冠必用練非所疑也帶屨易以葛繩禮亦然矣

或問練服之制當依家禮只用練冠衰裳則似不當變西厓曰通解喪服圖式曰云云 見下沙溪說 司馬溫公曰古者既葬練祥禮皆有受服變而從輕今世俗無受服自成服至

大祥其衰無變故於既葬別爲家居之服是亦受服之意也今按家禮從俗不易衰裳儀禮服圖以大功布受其衰無練之之語且引張子煅煉功衰之言似有取意而亦不折中歸一今不知何所適從只如圖說練冠與中衣裳衰以大功七升布改製而不練則恐無違於古禮而旁合於疏家正服不練之語也未知如何橫渠之言旣如此而儀禮圖引之而不以爲非丘氏之說與橫渠合則雖幷練衰裳亦有所據依而可行耶從家禮但用練冠而衰則仍舊固無不可但初喪之服著到一年汚壞穿裂不可收拾而其於朝夕奠拜之間亦不嚴潔故某亦不得已欲改之丘氏雖間有錯理會處然其記載該博言辭有據亦非今人

所及故欲一從其說耳

或問小祥練服或曰只練冠及中衣或曰衰裳幷練何者爲是沙溪曰通解喪服圖式曰按練再受服經傳雖無明文謂既練而服功衰則記禮者屢言之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朞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吊又曰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是也按大功之布有三等七升八升九升而降服七升爲最重斬衰既練而服功衰是受以大功七升布爲衰裳也故喪服斬衰章賈氏疏云斬衰初服麤以葬後練後大祥漸細加飾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女

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疏云至小祥受衰七升總八升又按
間傳小祥練冠孔氏疏云至小祥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
以練易其冠故今據此例開具在前而橫渠張子之說又
曰練衣必鍛鍊大功之布以爲衣故言功衰功衰上之衣
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功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
以此得名受蓋以受始喪斬衰之冠而著之變服其意以
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據橫渠此說謂受
以大功之衰則與傳記註疏之說同謂鍛鍊大功之布以
爲上之衣則非特練中衣亦練功衰也又取成服之初衰
長六寸博四寸綴於當心者著之於功衰之上是功衰雖
漸輕而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猶在不欲哀心之遽忘也此

說則與先儒異今幷存之當考儀節曰韻書練漚熟絲也雜記三年之練冠註謂小祥之冠也小祥別有冠明矣服問云三年之喪既練矣服其功衰小祥別有衰明矣又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腰絰繩屨註練衣中衣之承衰者也今擬冠用稍麤熟麻布爲之不用負版適衰要絰用葛爲之麻屨用麻繩爲之小祥除首絰惟餘要葛絰昔年愚問之先師龜峯曰禮曰既練服功衰又曰卒哭後冠受其衰卒哭冠卽功衰也家禮小祥換練布小祥用熟無可疑矣○按檀弓疏曰正服不可變此說恐誤禮練衣以大功布爲之故謂之功衰家禮大功以熟布爲衣則練服幷衰裳用練似宜豈但練中衣而已○更按喪服圖式練除受服圖中衣及冠以練爲之衰裳以卒哭後冠受之卒哭後冠卽大功七升布也大功布儀禮則元無用練之文以此推之練時衰裳似不用練也今依圖式練冠與中衣而衰裳以大功七升之布改製而不練則恐無違於古禮而與疏家正服不變之文相合矣家禮亦謂大功用熟布小祥換

練布則雖并練衰裳亦不爲無據未知如何

或問衰服常著則未及三年而盡弊矣若盡則當改而正服不可改云何以爲之若只著於行祭時則有違於古人不脫經帶之意何如寒岡曰不脫經帶之人例不及朞年而弊破無形則不得不因練期改制練服矣慮其弊而只著於朝夕哭奠之時恐未安

或問練時絞帶變布有違家禮西厓曰儀禮經傳卒哭受服圖正載此事以爲絞帶斬衰章疏虞後變麻服布七升布爲之云云觀此則絞帶可變似甚明白至下練受服圖所云絞帶未詳者是論其受布之後至練時更有何節云爾今既虞後無變至練乃行則絞帶亦依此用布似合禮

意

或問經帶用葛無乃太麤否西厓曰檀弓練葛腰經間傳旣卒哭去麻服葛葛帶三重註葬後以葛經易腰之麻經四股糾之積則三重也蓋治葛精練可爲絺綌況於作帶乎夏間採之以刀去皮略如治麻之制不患其麤而無殺也

或問屨家禮言以粗麻儀禮曰菅屨楊氏以儀禮爲正今若依古禮於朞當受以繩屨如何退溪曰依楊氏說受以繩屨合於漸殺之意也

或問朱子云斬衰草鞋齊衰麻鞋宇宏等考禮未悉成服時用藁草鞋今似不可中改但按檀弓練有繩屨之文註

云麻繩屨也欲據此小祥改作麻鞋退溪曰小祥改作麻鞋禮有初未合宜者中而覺之據禮而改之豈有不可者乎

或問若有大段事故踰年未葬則期日練服何以爲之旅軒曰未葬之前雖遇期日只可行祭不可練服葬後擇日別爲文設祭練服似當

或問過期不葬至於終三年則其服制當如何練祥祭亦何以爲之沙溪曰喪服小記久而不葬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註主喪者謂子於父母妻於夫孤孫於祖父母未葬不得除衰經也麻終月數者朞以下至緦之親以主人未葬不得變葛故服麻以至月數足

以除不待主人葬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又曰爲兄弟旣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開元禮虞則除之又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註孝子以事故不得治葬中間練祥時月以尸柩尚存不可除服今葬畢必舉練祥祭故云必再祭也如此月練祭則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腰帶次月祥祭乃除衰服開元禮父母之喪周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小祥其大祥則依再周之禮禫亦如之若再周而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練又後月爲大祥祥而卽吉無復禫矣至未再周葬者則以二十五月練二十六月祥二十七月禫註禫一月者終二十七月之數東晉徐靈期問曰親喪未葬出適女應除不張憑

答曰禮云久喪不葬主喪者不除又曰主人不除此無緣獨施男子正嫡一人故當總謂男女衆子耳晉杜挹問亾婦未葬挹服便周既無喪主未應得除徐邈答曰按禮夫不應除即於下流多不能備禮今且宜變至葬反服亦無不可之理也宋庾蔚之曰喪服小記爲兄弟既除喪及葬反服其服女子子適人及男子爲人後者皆隨其服而繹除緣其出有所屈故也素服心喪以至過葬但今世輕於下流之喪妻猶去杖禫不容復有未葬不除也議者疑不得以下流之未葬而廢祖禰之烝嘗若事遅過於服限亦不得停殯在宮而饗樂在廟吉凶相干心所不忍

或問虞卒哭與練祭相值則何以爲之眉叟曰雜記曰父

母之喪將祭昆弟死既殯而祭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
註將祭練祥之祭也吉凶不可相干也士喪禮曰丈夫髽
散帶垂即位如初註將爲啓變也髽婦人之變互文以相
見也今既啓殯葬而其變一如初喪虞卒哭未畢與練祥
相值古者練祥皆卜日後世用諱日從簡也吉凶不可相
干用後旬丁日行練事得矣

或問爲人後者服所後母服服闋將行禫又遭所後母之
父母喪可行禫否沙溪曰三年喪既殯得爲練祥其餘喪
初不舉論殯後可行練祥據此可知愚意自朞以下既殯
之後擇日行練祥禫不須待服盡也雜記三年之喪則既
顈其練祥皆行註前喪後喪俱是三年之服其後喪既受

葛之後得爲前喪行練祥之禮也旣顈者旣虞受服之時以葛絰易腰之麻絰也顈草名無葛之鄉以顈代

練後朝夕哭

或問或因小祥止朝夕哭之文幷與上食時哭臨而廢之愚意恐未可也禮當漸殺練後朝夕哭止之無疑但上食非如朝夕之比几筵有奉而不爲哀臨或乖人子之情如何退溪曰細觀禮意卒哭漸用吉禮朝夕之間哀止不哭猶存朝夕哭練而止朝夕哭惟朔望會哭哀漸殺服漸殺哭亦漸殺也若猶朝夕上食哭不應曰惟朔望哭而已今欲以己意行之亦恐未安古之篤孝一節人或有如此若知禮君子自當依禮盡誠而行之恐未宜特出踰禮之行

以循情而掩俗也夫苟循情以行則情何窮之有
或問練後雖廢朝夕之哭而只於晨昏展拜几筵似合情禮或云禮無明文難以義起或謂家禮有晨謁祠堂之文依此只得晨謁爲當夕則不可遇以爲未然几筵三年不廢生事之禮恐與祠堂有異晨昏之禮廢之實所不忍且嘗見朱門人問於先生曰趙士直晨昏必謁影堂而先生只行晨謁如何先生答云昏則或在宴集之後此似未安故只用晨謁云云以此觀之先生不以晨昏之謁爲未當而只以宴集等有礙不可行故只存晨謁之禮也哀人既無此等事而況几筵與祠堂不同晨昏之謁未有所妨也
退溪曰來說欲行朝夕至當

或問退溪謂練後則朝夕上食及上塚時幷當止哭練後若猶朝夕上食哭不應曰惟朔望哭而已云云以常情言之雖練後至於上食及上塚時必當有哭泣之節家禮所謂朔望未除服者會哭云者亦未曉其意所謂未除服者似指喪人而三年內几筵尚存喪人必當在喪次何以曰會哭殊可疑也愚伏曰尋常致疑於此後考喪大記之文則有曰大夫士父母之喪旣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註宗子之家謂殯宮也觀此則家禮此條無所疑矣蓋古禮如此也但上塚時則情理自當哭不當問禮之有無也家禮墓祭有環繞哀省之文況三年內乎○曰練後雖止朝夕哭而晨昏展拜几筵實合情禮退溪先生亦以

爲善遵行何如曰甚好

或問家禮小祥止朝夕哭故今人或有因廢上食之哭三年之內饋奠而不哭者非人子哀慕終喪之道也沙溪曰小祥後雖止朝夕哭至於上食則當有哭泣之節退溪以不哭爲敎恐不可從也近世諸先生皆謂旣爲祭奠不可不哭此言恐爲得之

或問練後止朝夕哭則惟朔望會哭否所謂未除服者期功稅服不盡月者亦在其中歟愼齋曰旣夕禮曰居倚廬不脫絰帶晝夜哭無時喪服小記曰無事不辟廟門哭於其次旣夕禮又曰返哭猶朝夕哭不奠喪服傳曰旣虞䟽食水飮朝一哭夕一哭家禮小祥章止朝夕哭喪服傳又

曰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哭無時此常哭既止而哀至則哭也三年之喪止朝夕哭則無哭故令孝子之至痛許有時而伸其哀此加隆之義也家禮初喪章食時上食註如朝奠儀既虞罷朝夕奠猶朝一哭夕一哭既練罷朝夕哭則上食亦無哭上食非古也禮制有節隆殺有漸上食猶哭則是常哭猶在而又哀至則哭與初喪同非哀殺之節也禮貴實無貌非所疑也練後月朔月半未除服者會哭則朞功稅服不盡月者固在其中來示是矣

或問練後止朝夕哭所謂朝夕哭指晨昏耶眉叟曰練後止朝夕哭晨昏上食之哭合言之不然何以爲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云也練後未除服者指主人兄弟

也或有稅服碁功之親亦從主人會哭禮初喪朝夕之間
哀至則哭卒哭後朝夕之間哀至不哭練後止朝夕哭喪
之殺也父母之喪旣練止朝夕哭則無哭復許朝夕之間
哀至則哭此亦加隆之義也

碁喪練祥禫

或問雜記曰碁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
禫鄭玄曰此爲父在爲母是古人之於碁喪止十五月而
除家禮成服條何無此大段節目乎至大祥章註朱子答
或人問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
主之但小祥夫已除服大祥之祭夫恐須素服可也朱子
非不取雜記所論而何不著爲定禮而答或人之語如此

耶寒岡曰父在爲母宋服制令則齊衰三年大明則斬衰三年矣司馬溫公爲書儀而不敢違時王之制朱子撰家禮而仍之所以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之制用不得也

或問大祥下註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卽除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如吊服可也其祝辭不必言爲子而祭也然則子爲母朞而服除猶存几筵祥禫之祭如儀而今人父在母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者何據耶其曰不必言爲子而祭者何謂也寒岡曰家禮之父在母喪齊衰三年者時王之制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先王正禮也其曰不必言爲子而祭者謂夫自祭而告之也

或問或云十一月服練之制乃父在爲母之禮夫之爲妻不當爾也未知此說亦有據否沙溪曰或說誤雜記云朞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鄭註云此謂父在爲母爲妻亦伸疏云夫爲妻年月禫杖亦與母同覵服杖朞章及爲妻章註疏

或問爲妻十一月而小祥當擇日而祭擇之之禮當如之何沙溪曰家禮大小祥用初再忌祭故卜日一節無所施只於禫有卜日之儀而禫者吉祭故先命以上旬之日若夫爲妻小祥用十一月而祭則其祭日卜如禫儀而先命以下旬之日似宜曲禮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註今月下旬筮來

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喪事謂葬與二祥是奪哀之義非孝子所欲但不獲已故先從遠日而起示不忍急微伸孝心也

或問父在母喪練服當於十一月之晦爲之耶或於念後卜日爲之耶祭物從何儀而又無祝文乎小祥後服色何以爲之撤几筵後神主當入祠堂乎朔望參謁亦何處爲之大小祥祝文夫於妻無變改處耶寒岡曰十一月而練云則所謂練卽小祥祭也服色祭物祝文當一依十三月之祥卽大祥祭也亦皆一依焉撤筵之後神主亦當祔廟朔望之參自當依禮亦何疑焉祥禫祝文夫主之則似當隱栝用之也

或問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不數之若父在爲母者當十一月而練則亦以月計者其間若有閏月則當計之耶沙溪曰父在爲母雖十五月而畢喪然實具三年之體故十一月而練者實當朞年之數也不可謂以月計者而筭閏也

或問妻喪練祭告文當如何書之旅軒曰日月不居奄及練期悲悼之懷自不堪任敢以清酌庶羞奉陳常事

或問妻喪大祥祝文何以爲之旅軒曰日月不居奄及周歲朞制有限悲悼不堪敢以清酌時羞奉陳祥事

或問父在母喪練祥之節固當依雜記行之而朱子有大祥祭改其祝辭之語然則朱子依今禮行小祥大祥而不

用雜記之制耶祝文何以改之只去下四句而不以他語代之似甚闕損如何愚伏曰所詢練祥之節非但記禮者明言之聞今世士人家亦多行之云亦意得之蓋雖爲父屈重服變除之節不可略也疏云餘親惟至十三月而除不練服也此見聖人於爲母之朞特詳其變除與他服不同今人之略此一節竊意是不明於禮非不忍於心也但有所疑朱夫子答門人之問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改其祝辭不必言爲子而祭也觀此則初朞再朞皆有祥祭明矣今依雜記之文練祭既行於十一月則又不當疊行於初朞祥祭既行於初朞則又不當疊行於再朞此甚不可曉意者雜記所云是三

代之禮朱子所云是時王之制各有節目而不能相通者
耶此尋常所疑今不敢質言于左右耳然此是大節目朱
夫子必不以今禮廢之無乃練祥二祭自依雜記之文而
祝辭直書小祥大祥及後再朞之祭則只曰奄及再朞而
沒其大祥之稱耶祝辭只去四句而不以他語代之似亦
無甚闕損未知如何○曰再朞後未可計禫月設祭耶若
無禫則再朞日卽吉有所不忍翌日改漆黲笠以終其月
後始著吉服何如曰所示不忍卽吉之云有以見孝思之
無已儀禮註中旣明有心喪無禫之文後學但當守古不
可以義起今於十五月旣已服禫則再朞易服似當從吉
但有一事今之再朞乃是第二忌日也常時忌祭尚且服

黲況於大祥之日乃以吉服易黲服果爲未安鄙意用白
衣白靴仍戴黲笠不加漆如常時忌祭之服翌日如示改
漆黲笠以著其月又是仲月卜日行時祀祫祭以應古人
吉祭之文是日乃純用吉服行祭似爲得宜如何
或問妻喪朞後撤其几筵人有言之者而朱子答竇文卿
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云云則或者撤之之論見於何
書耶若非周公孔子之訓則朱子之訓其可不從耶寒岡
曰朞而撤靈古禮多言之故唐盧履冰以爲禮父在爲母
一周除靈三年心喪橫渠所謂墨衰從事義起之言也朱
子所謂三年而除據當時令甲而言也然近來鄙見張朱
兩先生之言既如是則父在母祥禫既盡之後母之神主

旣別置一處則仍上朝夕之食宜訖一周而止或近於合
古禮全今制庶無慊於孝子從厚之至情此意何如
或問父在母喪十三月大祥後或有不撤几筵至三年仍
行上食者此雖非古禮然今人居喪鮮克由禮而獨於此
等事便欲從禮則不但情有所未安禮宜從厚古亦有說
祥後上食至再朞乃撤未知如何沙溪曰據朱子說非不
以盧履冰議爲善但不敢違時王之制且家禮不著父在
爲母朞亦此意也今國制旣用古禮則正朱子之所欲從
復何所疑儀禮喪服父在爲母朞傳曰何以朞也至尊在
不敢伸其私尊也盧履冰曰禮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
心喪又曰祖父母安存子孫妻亡沒下房筵几亦立再周

甚無謂也朱子曰盧履冰議是但今條制如此不敢違耳又曰喪禮須當從儀禮爲正如父在爲母朞非是薄於母只爲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母國制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

或問父在爲母朞朞後當撤几筵否眉叟曰喪服四制曰父在爲母朞雜記曰朞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先王之禮也古之人皆行之顧勿疑也三年之喪至痛雖重所屈爲嚴故其禮如此然聖人不忍其遽已也許爲心喪心喪者身無服而心有喪也子爲母其服雖屈當不撤几筵以爲孝子加隆之意可爲無憾僕家方有此禮令諸兒許其上食朝夕之禮如故但無哭而已未

知知禮者以爲何如也古之人有曰禮失之簡則寧失之
厚易大過傳曰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私以爲雖失於禮無
甚大罪然何敢以私意敎人爲禮

或問雜記朞之祥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
註父在爲母張子曰父在爲母服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
有所嫌也處今之宜齊衰一年之外可以黑衰從事可以
合古之禮全今之制云云練云者如初朞之練耶祥云者
如大祥之祥耶禫後則雖未終三年凡事一如二十七月
之禫者耶何無漸降殺之節而直曰十五月而禫云耶寒
岡曰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當如初朞之
練大祥之祥中月而禫其禮無異訖禫之後只有心喪而

已他無間於二十七月之禫矣且練而祥而禫則何以曰無漸輕漸殺之節耶○曰禫於十五月則二十七月之禫不復行之耶若然則不但朞後都無事禮宜從厚之說無所焉行之曰喪無再禫之禮故禮心喪無禫禮宜從厚之說非此等之謂也

或問雜記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旣殯而祭同宮則葬而後祭祭謂大小祥之祭也云若妻喪禫月父喪遽出則禫事待葬後退行耶旅軒曰妻喪未禫前若遭大喪則雖在葬後何得行禫祀乎

或問主妻喪者未練祥而遭斬衰之喪則妻之練祭當服朞服祥而亦然但祥祭時易練服後當服何服耶禫祭則

以重喪在身固可廢也但其子亦廢母之禫乎抑可自攝
其祭而除服乎沙溪曰父喪旣顭之後方行妻之二祥以
布衣孝巾將事禫則不可行然其子不可以父之故而久
持祥服至當禫日只設位哭除之而已其父則斬衰服盡
後依過時不祭之禮亦不祭未知如何
或問妻喪祥禫後不撤几筵仍行朝夕上食旣已聞命矣
上食時當上哭耶家長過禫則不參朔望饋奠耶有吊者
則喪者當依三年喪受吊之禮耶旅軒曰祥後上食乃權
設也喪已除焉復何得有哭乎若家長參之未爲不可凡
受吊者家長也家長旣除喪則復何有受吊之禮乎
或問父在爲母朞而除除後爲心喪以終三年則冠服當

何以爲之五禮儀士大夫喪制條大祥後爲白衣白笠白帶則爲心喪者依此用白何如退溪曰父在爲母朞而除除後冠服所宜來示引五禮儀士大夫喪制條大祥後白衣白笠白帶之說因以推之於爲母朞除後心喪之服亦欲以白衣冠帶行之鄙意恐不然也按禮縞冠素紕旣祥之冠詩人亦歎素冠素衣素韠之難見可知是古之禫服冠衣帶皆用白此五禮儀用白之所從出也文公家禮禫服皆用黲雖未知何所祖述然今人禫服依此行之已成習俗（黑笠雖非黲亦其類也）何必舍擧世遵用之家禮而從試古中廢之時制乎然此則以三年之禫言之矣若以是移用於爲母朞喪之禫恐尤有所未安者雜記曰朞之喪十一月

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鄭玄曰此爲父在爲母又據檀弓祥而縞是月禫註馬氏之說云云是古人之於此喪止十五月而除畢矣但禮無爲母心喪某服之制又疑爲心喪當用家禮之禫服以循世俗之成例就義裁之中而申仁義之情用意宛轉無有不盡之憾矣必若以是爲未足朞除之後衣冠及用純白服家禮所損之禫服損白而用黲跨古禮無服之一朞其於至尊在不敢申私尊之義何如哉○曰父在爲母前代亦有不降服者今俗於朞後或有衰絰居廬禫服出入者依此行之未知何如曰父在爲母朞諸說曾於答去年六月書似頗詳悉今復有此問何也以愚所聞周公有此典後王益以申心喪之制而朱子

從之未聞某代有不降者惟唐武后嘗請於高宗欲令天下母喪同父喪至大明禮遂有同父喪斬衰三年之制寧可以亂聖典爲世敎耶國朝不用明制最得無二尊不貳斬之義不知今世何等人乃違聖典與時王之制出禫服而廬衰絰耶此必鄕里自好者徑情直行之爲耳○曰爲父降母服條謹依誨諭行之但團領玉色非徒於心未安今當國恤法用純白依此服白乎重服在身當服淡乎曰聞之古者君服在身不敢服私服此禮今雖難行旣當改私服而値國恤服白之時雖不用家禮之黲而終古禫用白之禮恐不至異常也○曰降服網巾或以淡黑布製之今從否曰恐駭俗

或問有一士友爲本生降服既已除衰心喪服色舉世例用禫服而猶以此爲未安或云黃草笠白團領爲可未知何如退溪曰出繼之人爲本生降服極爲未安然先王之制不可不從既除衰矣此後禫服以終喪乃心喪已成之例恐不當更求他服而服之也或云黃草笠白團領爲可混恐此既於古禮無據又非時王之制又非時俗所行何可創立別制耶只用疏竹黑笠淡色黲團領升麤白直領而居處飲食一以喪禮處之豈有不可乎

或問父在爲母降服者及爲人後爲私親降服者當心喪時朝夕祭所服圭菴以玉色團領爲未安宜著白布衣云是有合於聖賢禮經乎退溪曰既曰禫服行心喪則玉色

衣無乃可乎

或問父在母喪既行禫祭於十五月固不可再行於二十七月則當於何日復吉耶禮有禫後踰月而行吉祭復吉之制此亦倣而行之耶沙溪曰來說得之

或問父在母喪至十一月而練子則既練其服而姪孫仍其衰絰何其重者輕而輕者反重耶沙溪曰三年之喪特爲父而屈祥禫之制布升之數自與朞服迥別詎以練變之節而還有反輕之疑乎

大祥

或問家禮大祥章陳禫服註丈夫垂脚黲紗幞頭黲布衫布裹角帶所謂黲何色歟幞頭角帶今世不用則冠以黲

色布爲之而帶亦以生布爲之歟寒岡曰黲淺靑黑色如物將敗之色槩家以稿灰木染而用之如今僧人所衣之色幞頭角帶今俗士人不用之或有用黲爲巾者俗所謂冠也或有用黲爲笠者國朝五禮儀用白笠故亦有用白笠者帶用白布帶

或問祥日禫服如何世人所用白笠異於家禮之黲紗亦何所據耶笠旣白則巾亦未可以白耶伏聞或有以黑經白緯爲冠云而曾聞禮經曰禫記著纖冠以至吉祭云則纖似爲禫後之服如何寒岡曰祥日禫服國朝五禮儀許用白笠但黑經白緯之冠今世不用不敢爲說或以黲色裹笠或用草笠之不黑染者恐皆無妨網巾皂布恐亦可

也

或問祥冠用白之法蘇齋㝡定云此果合禮否世俗或有用黑者何如西厓曰祥冠用白頃年有申宰相點於 經席建言下禮曹遂爲遵行之制當時識禮如奇明彥諸公皆以爲未合禮而縞之爲黑經白緯終不可知古書凡言縞者皆白色如漢人縞素三軍何有於黑經白緯雜記又云葬時史練冠註縞冠此亦似指白色而言儀禮圖禫後綅冠註綅黑經白緯禫後冠色如此則禫前必彌凶以此觀之往日申君建白立法者亦或有考而言也

或問雜記疏祥祭縞冠儀禮圖禫後綅冠縞與綅果何色沙溪曰或曰縞既曰黑經白緯纖又曰黑經白緯綅又曰

黑經白緯三字皆同一色此甚可疑考韻會綅白經黑緯
通作纖云云曾聞鄭松江求得於中原所謂黲如今所謂
半木色所謂縞卽白經黑緯云亦可疑也且古書凡言縞
者皆白色詩傳素冠註雖以黑經白緯訓縞而出其東門
註則云縞白色孔氏曰縞是薄繒不染故色白禮記曾子
問布深衣縞總註縞生白絹雜記葬時史練冠註云縞冠
韻會爾雅縞皓也文選雪賦萬頃同縞漢高記兵皆縞素
且儀禮圖禫後綅冠禮後冠色如此則禫前必彌凶以此
觀之國制與丘儀祥服用純白無乃有所據耶更詳之
或問家禮大祥條未大祥間假以出謁者何義沙溪曰昔
年鄭道可問此段置之不敢知云愚答之曰宋時俗禮未

大祥間或服此服出以謁人此非識禮君子者之所爲朱子以此移爲大祥之服也云云道可答曰來教得之

或問國恤內免喪者禫服當用何服退溪曰國恤內免喪者服色之宜人多疑之然禮君服在身則雖親喪不得成服者以君服爲重不得以私喪之服加於其上故也今此禮雖難擧行然擧國皆縞素己獨爲親喪黑笠黲服豈可爲乎故愚意以爲直以白笠白衣行之可也

或問累遭親喪者前喪大祥之祭著白笠白衣網巾白帶卒事之後還著後喪衰服旋吉旋凶有所未安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所謂除服若如家禮所謂丈夫黲紗幞頭黲布衫

婦人鵝黃靑碧皂白爲衣履之類則比今俗所著尤爲向吉未知如何沙溪曰前喪大祥之祭服其喪服入哭後服大祥服祭畢還服後喪之服可也雖於緦功之輕服亦暫釋重服而服其服況於此乎且大祥之服本非吉服又何疑乎嚴陵方氏曰服其除服而後反喪服以示於前喪有終也

或問大祥時遠出病劇使子代行則祝文子某下添入謹遣子某等字不寧下添入適嬰疾病遠離几筵未獲躬奠罙增號慟等字與敢用語意相屬耶退溪曰當依此行之但號慟之慟改作痛尤切以此接得未有不可

或問亡弟再朞已過而寡嫂孤姪遘癘未參獨令孽叔一

人略行祥祭於几筵到今病患差復而寡嫂練服尚在不可因禫事除之古有擇日行祥事之文今當依此更擇日行大祥祭而除服否旅軒曰喪主主婦旣不得參行祥事則雖令門孽攝行於再朞之日而喪主主婦則依舊爲衰經中人矣何可謂之祥事已過乎其勢在今不得不用擇日行祥之古禮然後始得有大祥一節而禫事又擇日行之無乃可乎○曰孤姪練服則孽叔擅自付火只餘頭巾喪杖或以爲改擇日行大祥祭則喪主不可無練服今當改製而行祭或以爲三年已過改製練服實爲未安只以頭巾喪杖麤布衣未爲不可何說爲是曰以禮言之則大祥所除之服卽練服也而祥祭所著之服卽黲色衣巾也

今旣無練服則所除者何服也或所謂改製練服入哭盡哀然後還出著黲復入行事乃是祥祭時前後節次則此固不可欠過者也○曰今旣擇日行祥事則祝文仍用家禮所載否抑以擇日退行之意措辭別告否曰古禮則行大小祥事者例擇日行之也而後世小祥行於初朞大祥行於再朞爲例式也今以變禮改擇日行之則似當措辭先陳退行之意然後仍用家禮所載之文如何

或問先考實繼禰之宗而以最長房奉高祖神主於家廟先妣神主則從東序西向之坐矣今於先考祥後姑同安於先妣西向之位禫後猶還故處至祫祭時設位則變爲南向之位祧主與新主皆坐於一行如時祭之儀否抑祫

祭時則猶爲西向之位祫祭後祧出易世之主然後還祠
堂始爲南向之位而以次迭遷否丘氏儀節曰家禮時祭
之外未嘗祫祭又不知設新主於何所云云而遞遷之節
直在大祥之下今當何從問于愚伏答云前喪則契文以
宗子祔亡妻於祖廟安于東壁西向之坐固當今此祥祭
則前一日告遷諸位虛其東一龕以待新主翌日大祥祭
畢奉安新主於本龕南向之坐次以先妣從入於禮爲順
若欲依朱子晩年所論待祫祭後入廟則亦當權安新主
於別所或仍留几筵不撤以奉之至以祔之於先妣西向
之坐則乃爲以尊從卑似無是禮如何沙溪曰朱子晩年
與學者書祔與遷是兩項事旣祥而撤几筵祔于祖廟俟

祫祭而遷用意宛轉後人不可違也丘氏云云未曉其意以宗家言之雖未能就祔於宗家祖廟姑安於宗家祠堂之東序以俟祫祭似不失朱子之意旣安於東序則不得不與先妣同安非爲以尊從卑也事勢然也景任欲從朱子初年之論殊未妥當至於仍留几筵權安別所尤乖禮意恐不可從也吉祭時新主姑就祔位入廟後奉安正龕恐當如何

或問若父先亡已入祠堂而母死則只告先考而入祔不須幷告先祖耶有事則告雖小事尚然況新主祔廟何等大事而可昧然歸匣耶妄意雖母死祔父不行遞遷而幷告先祖似不可已如何沙溪曰幷告祖先亦無妨

或問亂後家廟依舊而先世神主則時未造安各其龕前用紙牓行祀事故淺遭此大喪如朝祖祔祭等事亦於紙牓行之今則大祥已迫新主將入廟而先世之龕則惟紙牓矣新主入廟先安或似未安則新主仍留故處或置他室待其喪畢改造先世神主合享然後同時奉安于各龕其亦可乎神主與紙牓尊敬則無異而新主仍留故處亦極未安循禮入廟當置于東邊空龕先世立廟時作五龕故云東邊空龕待喪畢改題合享後遷于各龕如何旅軒曰大祥後奉新主入祔于祖父之廟待喪畢當有合祭祭前一日告遷改題翌日祭畢舊主遞遷而西新主即安于當入之龕者乃橫渠之議也而朱子從之則今且依行可也但貴廟在亂後用

紙牓行事于各龕則乃權宜之設也木主則未奉安焉新主先安爲未安者果似然矣然若無他室假安之所則雖奉安于廟内亦未爲不可矣但不可致安于龕姑當於東壁下西向之位設倚奉安待合祭後先世神主幷安之日隨安于當龕恐是妥穩也如設龕至五則禮無可據未知何義也

或問喪畢後絰杖棄之潔處禮有其文而衰衣何以處之衰衣冠絰杖世多付火此其得禮之正乎若以此得禮之正則婦人蓋頭背子亦付火否退溪曰喪畢喪服置處古禮無文未知何所處而可也但曲禮祭服敝則焚之今人喪冠服幷杖付火恐或得宜也婦人喪服不須別有議也

或問凡喪服旣除之後當如何處之沙溪曰張橫渠曰祭器祭服以其常用於鬼神不可褻用故有焚埋之禮至於衰絰冠屨不見所以毁之文惟杖言棄諸隱者棄諸隱者不免有時而褻何不卽焚埋之常謂喪服非爲死者已所以致哀也不須道敬喪服也禮云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皆言主在哀也非是爲敬喪服毁喪服者必於除日毁以散諸貧者或守墓者皆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今人以爲嫌諱之家人情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喪服

祥後祔祭

或問前喪卒哭後未卽行祔祭今將設行泰一爲繼祖之

小宗新主當祔于曾祖考而曾考祠堂在繼高祖宗子之家當依禮文設虛位以祭但朱子曰古人所以祔于祖者以昭穆相對新死者安于祖廟故設祔祭使死者知其將來安於此位亦令其祖知是將來移上去也今不異廟只共一堂排作一列以西爲上新死者移在禰處如此則只當祔禰而今祔于祖全無義理退溪先生亦曰祔在卒哭後則遷廟尚遠猶或可也祔在祥後則正當諸位遞遷之日不及他位尤爲不當云云祔祖愛禮存羊之意雖不敢不從新主應入之禰廟亦難廢祭未知何以處之寒岡曰退溪先生之敎固當來諭亦善鄙意則存羊之義亦不可全廢祔祭旣行於大祥後一日則當用紙牓行祔事於祖

考又於禰廟略行告辭之祭恐或得之不知如何李先生
答盧蘇齋問曰愚意獨祔於祖新主猶未入其龕及禮後
時祭新主與羣主合祭畢還主之時祧遷與新主皆依禮
入之則既不失祔祖之禮又不遺羣主皆告之義恐兩全
而可行也此答似合於今日令問
或問既無祖廟而惟有禰廟則新主入廟之禮何以爲之
若用大祥本章下李繼善楊愼齋註說之意則未祭告前
奉安於何所以待告祭之日乎大祥前一日告遷于祠堂
但改題主而遷主及新主入廟之禮乃行於祥禫祭後吉
祭之時乎告遷改祭之禮亦幷行於祥禫之後而待吉祭
畢後新主入廟乎或云既無祖廟則新主姑用奉安于考

廟東壁下待禫前一日告遷改題此近於朱子所謂今人猶執祔于祖之文今若遂變而祔于禰則似無意義如何

寒岡曰改題遷主之儀當一從李繼善楊愼齋之言大祥前一日不必行告遷之禮且雖非宗子祔祭一事不可不行設虛位行祭可也雖不入其廟而祔事不可闕故家禮有非宗子則以亡者繼祖之宗主此祔祭云矣若於卒哭之明日未及爲之則當於大祥之明日爲之大祥祭畢不敢卽入廟而仍行夕上食乃於其明日祔祭後始爲入廟矣

或問喪須三年而祔先儒之論定矣祥後遞遷之儀詳載於家禮大祥章下而有曰新主祔于祖廟云當以何日行

祔祭耶祥之翌日祭而祔之然後乃撤几筵耶寒岡曰卒哭而祔家禮旣有明文所謂祔祭於三年後先儒之說定矣云者未詳祥後遞遷者謂卒哭明日而祔大祥前一日則只以遞遷之意告之而虛東一龕以俟厥明祥畢奉新主入廟以安耳但卒哭之明日或差過未及行祔祭則不得已當於大祥之明日行祔事而朱子答陸子壽書曰旣撤之後未祔之前尚有一夕其無所歸也祥祭之日未可撤去几筵直俟明日奉主祔廟然後撤之則猶爲近於禮者之禮耳以此觀之似當於祥祭之夕仍行夕上食以待明日祔遷而後方始撤几筵矣

或問祔祭不及行於卒哭欲行於大祥前未知如何西厓

曰禮云殷人練而祔是必練祭後行祔也家禮但云卒哭後明日行祔祭不言前一日行之執此兩端而推之則稍可爲據大祥後新主姑留几筵只以酒果告祠堂以明日當祔之由明日行祔祭後奉新主入祠堂如何

祥後晨謁

或問禫前主人晨謁可以禫服行之耶寒岡曰禫前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外用禫服白衣恐亦無妨

家禮或問卷之七

家禮或問卷之八

喪禮

禫

或問喪有有禫者有無禫者當禫者有幾沙溪曰喪服小記爲父母妻長子禫註當禫之喪有此四者然妻爲夫亦禫慈母之喪無父亦禫宗子母在爲妻禫註父在則適子爲妻不杖不杖則不禫父沒母存則杖且禫矣非宗子而母在者不禫矣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註此言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賀循云出母杖朞禫檀弓註出母無禫問女子已嫁爲父母禫否朱子曰據禮云父在爲母禫止是主男子而言

或問小記曰爲父母妻長子禫然則父在爲母爲妻爲長子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之禮皆一例行之乎小記宗子母在爲妻禫註父在則嫡子爲妻不杖不杖則不禫喪服傳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云不繼祖則其服當爲不杖朞爲妻爲長子不杖則皆無練祥禫歟愚伏曰練祥二祭喪禮之大節卽禮所謂必再祭者何可以不杖而廢之耶惟禫不杖則無之矣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者乃父在爲母及爲妻之禮若父在而爲長子則只服朞年似不用此禮矣

或問大祥後不計閏如何沙溪曰據先儒說大小祥以年數則不計閏宜矣禫則本當在祥月之中雖從鄭氏間一

月之說猶是以月數則禫之不計閏無據家禮所謂不計閏者統言自喪至此非必謂喪後也張子說似分曉鄭玄曰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不數之張子曰三年之喪禫閏月亦筭之

或問獘家既於四時之祭例用分至未能卜日今此禫祭不敢獨行卜日之儀只用上丁爲之可否退溪曰今皆用上丁

或問并有喪者大小祥則當服其服而行祭矣若前喪禫祭似不可行於後喪未除之前然則終廢前喪之禫耶沙溪曰禫吉祭也喪中不可行也亦所謂不忍於凶時行吉禮之意也據朱子說不可追行亦明矣語類問三年而葬

者必再祭鄭註以爲只是練祥祭無禫朱子曰看見也是如此

或問承重孫將行祖父之禫又遭母喪則當待母喪畢後行之耶若爾則諸叔父當何時而脫服耶沙溪曰喪中旣不可行禫而過時又不可追行諸父豈可以嫡孫之故而不脫服也設位哭除恐當

或問祖母小祥前叔父棄世叔父長子承重代喪矣祖母禫期不遠叔父喪尙在三年之內禫祀時承重者當以何服行祀乎且禫後行吉祭祔廟禮也而斬衰人行吉祭於禮如何沙溪曰父喪中不可參祖母禫諸叔父告辭行之可也吉祭不可行也當俟父喪畢後行之承重孫父喪雖

畢祖母禫不當追行蓋過時不禫朱子說有之耳上文答條與此似不同當參考

或問所後親喪中值所生親之禫則不可參祭耶所生家無他兄弟則婦人行祭乎祝辭何以爲之婦人不得主祭則出後者雖在衰經中猶可行之耶婦人有當行禫祭者則禫祭亦不可不行未知如何沙溪曰禫吉祭也身有重喪不可參也如君家則長婦雖存而不在於家君則服已盡且無他兄弟除服者禫祭不設似可矣

或問先考祖妣之禫俱在一月未知上丁行祖妣之禫而行考之禫於亥日耶或曰一日之內先行祖妣禫而後行考禫此論何如寒岡曰若同堂偕祭則何如不然先卜日

行先喪之禫次卜日行後喪之禫

或問聞親喪於數三月之後始爲葬哭則其成服固後於在家兄弟不可與在家兄弟同時變除在家兄弟行禫追服者可以參祭否沙溪曰變除之節朱子已有定論向者黃正字奭謫在順天問以此等禮節僕亦以此爲答矣若兄弟行禫則追服之人不可參吉祭也朱子曰親喪兄弟先滿者先除後滿者後除以在外聞喪有先後

或問禫祭無設次陳服之文豈以尚有哭泣純吉未安故不陳吉服祭而後始變吉服耶祭時當著何服退溪曰禫日變服禮之大節目若果祭而後始變吉服家禮當明言以曉人豈容泛然云皆如大祥之儀其無陳服之文豈不

以喪服之漸變者當陳吉服之卽常者不當陳也耶且旣祭之後改服之節又當何如而可納主而後變則是不告神以喪畢之故抑未納主而吉則吉後都無所爲於告神喪畢之節恐皆未安也嘗觀禮經自禫卽吉其間服變之節殆有五六周禮文繁乃如此後世固未可一一而從之故家禮只如此今若以尙有哭泣之文純吉未安只得依丘氏素服而祭何如

或問禫祭之服當用何服家禮旣無所云儀節只云主人以下俱素服詣祠堂而更無易服之儀今俗則例以吉服如大小祥陳服易服之節如何退溪曰不依陳服易服之節不知禫服除在何時吉服著在何日

或問禫祭吉服未安於哭泣宜從丘氏素服行之後卽吉如何寒岡曰丘氏之義未詳儀禮禫祭所服許以玄衣黃裳則古人亦不用素服矣

或問禫祭變服之節沙溪曰今有或者之言禫祭有哭泣之節不可遽著純吉之服世或有用其言以素服爲是者而以雜記問傳見之則祥祭著微吉之服祭訖反服微凶之服禫祭著純吉之服祭訖著微吉之服以至吉祭無所不佩也或者禫祭不可遽著純吉之說不可從也雜記註曰禫祭玄冠黃裳禫訖朝服綅冠踰月吉祭玄冠朝服旣祭玄端而居問傳陳氏曰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祭訖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平常所服之物無所不佩

或問觀補註石梁王氏之說則禫祭宜易吉服而禫亦有舉哀節次著吉舉哀似或未穩未知如何沙溪曰禫乃吉祭不可不服吉三年喪畢孝子有悲哀之心則雖著吉哭泣似不悖於情禮矣

或問虞祭無參神一條前蒙下敎極盡情理如大小祥祭三年之內有常侍几筵之義宜不用參神之禮至於禫祭乃在祔廟之後似與常侍之義不符而亦無參神敢用仰稟退溪曰豈以禫亦喪之餘故耶

或問禫祭本章旣不言設次陳服之節而禮記間傳禫而纖註言以玄冠朝服行祭祭訖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云然則自禫後至於吉祭之前所著別有制矣

古制雖未可復而亦恐有參酌如儀節用白布巾白直領布帶以倣家禮垂脚幞頭之制乎且或以事出入則冠用何巾禫祭後則雖未畢祫事而遠地親舊之喪猶可往吊乎寒岡曰禫而纖儀禮文也儀禮變服各有節次而家禮從簡不盡言其節次今則勢須一從家禮但未吉祭之前不用華盛之服而已雖未行祫事如有親舊之喪恐不得不見

或問家禮大祥後有始食肉飲酒之文此不爲未安耶寒岡曰大祥後主人兄弟復寢(未御婦人)中月而禫始飲酒(先飲醴酒)食肉(先食乾肉)過仲月祫祭始臥牀(御婦人)

或問嘗聞辛都憲慶晉文行喪甚謹吉祭之後始著純吉

之服始飲酒而食肉云未知禮意亦然否愚伏曰禮曰禫
而纖無所不佩註黑經白緯曰纖疏曰禫祭用玄冠朝服
祭訖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踰月吉祭以後始得無所
不佩若吉祭之前禫祭雖竟尚纖冠黃裳故未得無所不
佩如平常也禮本如此辛君可謂得禮意矣惟飲酒食肉
則禮無必俟吉祭之文但曰禫而飲酒食肉先飲醴酒先
食乾肉而已

或問禫訖著纖冠素端則帶亦用白否今亦略倣此行之
如何沙溪曰禫後猶著白帶則似過矣禫後卽食肉飲酒
於禮爲合復寢則重於食肉飲酒故在吉祭之後也云云
愚伏曰沙溪答是

或問家禮大祥條云始飮酒食肉而復寢此可遵行否月川曰家禮旣如此又記云祥之日皷素琴而丘氏移飮酒食肉一節置之禫祭之後當矣

或問胡伯量問曰比者祥祭只用再忌雖衣服不得不易惟食肉一節欲以踰月爲節朱子曰踰月爲是退溪曰朱子以王肅說得禮本意故家禮大祥後飮酒食肉退溪之說似有乖於朱子踰月之意沙溪曰按朱子雖以王肅之說(以中月爲祥月之中)爲是而家禮則用鄭說(以中月爲間一月)家禮雖曰大祥飮酒食肉而答胡伯量則又以踰月爲是意各有在家禮大祥飮酒食肉之文本出喪大記(喪大記云祥而食肉)與間傳之說(間傳云禫而飮醴酒始飮酒者先飮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不同蓋別爲一說也

然古人祥祭必卜日而行故猶可於是日食肉今皆用再
忌則此一節浸不可行此家禮不及再修處也世人或於
祥日食肉謂遵家禮云實傷風敎當以聞傳及溫公丘氏
說爲準愚嘗答人禮五月三月之喪比葬食肉飲酒期九
月之喪既葬食肉飲酒三年之喪祥而食肉飲酒詳見喪大記
不待服盡而食肉飲酒五服皆然蓋古禮然也家禮大祥
條食肉飲酒之文實出於此亦非謂必於再忌之日食肉
飲酒也觀踰月爲是之敎可見且小學乃朱子之成書其
所引司馬公之言曰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
食肉飲酒此則以喪大記爲據以此參看可知朱子之意也然其上
文引司馬公之言曰古者父母之喪禫而飲醴酒始飲酒

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此則以傳爲據間云云今國俗以此行之已久亦從厚之道也今當從之但司馬公之言曰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如此之人祥後飲酒食肉亦不至悖禮也如何朱子曰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當如王肅之說而今從鄭氏說雖是禮疑從厚然未爲當司馬公曰所謂中月而禫者蓋禫祭在祥月之中也歷代多從鄭說今律敕三年之喪皆二十七月而除不可違也又曰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丘氏曰按禮禫而飲醴酒食乾肉禫猶未可以食肉飲酒惟飲醴食脯而已況大祥乎今擬禫後始飲淡酒食乾肉庶幾得禮之意

吉祭

或問家禮旣曰大祥前一日告遷而其後答李繼善之問則曰旣祥祔主于祖廟俟祫畢然後遷此何意也但祫祭古今異宜行之亦難何以爲之退溪曰竊詳朱子之意初述家禮惟以酒果告遷者豈不以喪三年不祭禮也而合祭羣室乃祭之大者非喪中可行故也歟後來又以謂世次迭遷昭穆繼序其事至重但以酒果告遽行迭遷爲不合情禮故引張子語及鄭氏註以爲禮當如此此古人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也其用意婉轉得禮之懿今如右行之則於祔旣不失孫祔祖之文於遷又以見迭遷繼序之重亦無古今異宜難行之事在人所擇也○

曰祫祭祥後卽行耶其節次何如曰所謂三年後祫祭之三年謂禫後也未禫不可謂喪畢又不可以吉服故俟禫後行祫祭但士大夫祫祭不可考今以時祭當之

或問大祥前一日告遷祠堂之節何以爲之寒岡曰朱子晩年定論詳載家禮大祥章註楊氏發揮朱子之言而加詳焉耳然則大祥前一日姑勿祭告大祥祭畢神主奉祔于祖考之龕以待禫後吉祭前一日以薦告遷主告畢乃改題厥明合祭行禮畢祧主奉遷于最長之房高祖以下神主次次遞遷新主亦得奉安於第四龕

或問喪大記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註陳氏曰吉祭四時之常祭也禫祭値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復寢若禫祭

不値吉祭之月踰月而吉祭乃復寢云云此說不能無疑
蓋二十七月喪盡之後踰月而行吉祭吉祭而行祧祔然
後始復常則吉祭實終喪之別祭本非四時之常祭也似
不拘於仲月與否而陳氏乃以吉祭爲四時之常祭必欲
行之於仲月殊未曉其意也且禫祭在孟月而踰月則固
是四時常祭之月矣禫祭若在季月則雖踰月亦非四時
常祭之月又惡在其用仲月之意耶愚伏曰士虞記云中
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鄭註是月禫月也當四時之
祭月則祭亦不待踰月熊氏曰不當祭月則待踰月也陳
註踰月吉祭之說蓋本於此竊謂禫雖澹澹然平安之意
而孝子之心猶未忍遽然復寢故又必踰月而行吉祭外

除踰月而又踰一月悲慕之心無已而復常之節愈遲也
來諭所謂終喪之別祭者得之矣士虞記所謂是月而吉
祭者非以復常爲急乃以正祭爲急也蓋三年廢祭孝子
追遠之心有所未安而喪未終故不得并擧耳今旣喪盡
而禫矣禫又在上旬之內矣値正祭之月而不忍不祭故
行禫於寢卽於同月之內行正祭於廟觀鄭註亦不待踰
月之文則知踰月爲常制而値正祭之月則不待踰月而
卽行廟祭也然則陳註所謂四時之常祭者特以釋吉祭
之名耳非謂必待仲月也

或問改題主祝辭丘氏乃不稱高曾只稱某官某封今於
備要取之日子下旣書孝孫屬稱而於高曾則不書稱謂

者果爲恰當乎卒哭明日而祔也直稱高曾而三年後反稱某官可乎謬意以爲直書屬稱而惟以諸位改題之意告之無乃可乎沙溪曰丘儀不書諸位之屬稱似爲未安故喪禮備要欲改之而未及耳

或問告五代祖則自稱當云五代孫或來孫而今曰玄孫玄孫卽告于高祖之稱也如何沙溪曰禮云曾祖以上皆稱曾祖以此推之稱玄孫亦可然稱五代孫亦何妨來孫之稱古雖有之先賢所未用

或問吉祭告遷之禮當用高氏祝辭耶寒岡曰恐當

或問父先死已入祠堂則母喪畢後吉祭亦必待踰月乎沙溪曰似然

或問祧主埋於何處沙溪曰朱子曰只得如伊川說埋於兩階之間而已某家廟中亦如此兩階之間人跡不到取其潔耳今人家廟亦安有所謂兩階但擇淨處埋之可也息之不若埋于始祖墓邊緣無箇始祖廟所以難處只得如此又曰禮記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

或問喪禮備要禫後因吉祭遞遷之際若有親盡之祖始爲功臣百世不遷者則代數外別立一龕祭之若祭四代家則幷不遷之主乃五代也古禮人臣不可祭五代不得已高祖當出云云夫所謂不遷者以有功之故代數之外得以祭之也今若遷不當遷之主而以不遷之主充其代數則其於情理恐有所未安也旅軒曰不遷之主豈可幷

數於四代之當祭乎

遞遷

或問今制士大夫祭止三代則高祖以上皆當祧遷而只以妻尚在母尚在祖母尚在之故不忍祧遷鄙家亦未免循俗曾祖高祖於主祀者爲高祖五代祖以國制言之曾祖高祖皆當遷奉而姑爲因循前頭將有五代六代之祭何以則合于情禮而無悖歟退溪曰所論祧遷之禮有難行者曲折甚悉兼及德門先世祧遷有疑礙之故皆推說到極處所謂將有五代六代之祭者非獨德門爲然滉衰門亦正有此事而憂甚焉嘗因是思之其大要皆由於妻尚在母尚在祖母尚在之說而生出此許多違礙也冬春

間有一二儒生言及祧遷等事其所疑正與來諭同且云今日都中士大夫家率用母在不祧遷之說凡母在者父喪畢藏其主於別處以待他日與妣同入廟始行祧遷之禮祖母曾祖母皆然云可知人情於此皆有所不安者意亦甚厚然詳考禮文竊恐未爲得禮之正也謹按文公家禮祔章註高氏但言父在而祔妣則不可遽遷祖妣云云不言母在而祔考則不可遽遷祖考楊復亦但言父在祔妣則父爲主云云喪畢未遷尚祔於祖妣待父喪畢遞遷祖考妣始考妣同遷而已亦不言母在祔考則母爲主云云喪畢未遷尚祔於祖考待母喪畢遞遷祖考妣始考妣同遷也又大祥章改題遞遷神主入廟等事皆爲父喪而

言而其禮之首末一直如此行將去未嘗言若母在則不可遽行改題遞遷等事且當道考主於別處俟他日母喪畢後方可行此禮也此章註朱子與學者書及楊氏說雖皆有新主且祔祖廟云云然至纔行合祭時說卽便入廟非待他日母喪畢而同入也聖人非不知母在而遞代爲未安其所以如此者何也父旣死則子當主祭子旣主祭子之妻爲主婦行奠獻母則傳重而不奠獻故曰舅沒則姑老不與於祭與則在主婦之前內則註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此與冢婦不主祭之說當通爲一義矣蓋夫者婦之天夫存則婦雖亾而不易代夫亾則婦雖存而以易代論斯固天地之常經尊卑之大義聖人之制禮以義裁之而孝子之情不得不爲所奪焉故也昔胡伯量問於朱子曰先兄旣娶而死念

欲爲之立後既立則當使之主祭則某之高祖亦當祧去否曰既更立主祭者卽祠版亦當改題無疑高祖祧去雖覺人情不安然別未有以處也家間將來小孫奉祀其勢亦當如此今詳此言亦不論母之在否而直如此斷置豈非所謂無可如何而然者耶由是觀之其以妻在母在祖母在而不行祧遷其可乎其不可乎可則已如以爲不可則來諭所謂曾祖之妻尚在埋其曾祖之主奉祀者之祖母尚在埋其祖之主雖皆未安恐不得不限於禮而奪於義況可以二母在故遷奉其主而可行乎在德門其他所處殆亦淩於所稟可不可之間不敢重複妄陳其中有云曾祖於主祀者爲高祖在今當遷而勢難行焉則恐此事

不須以母尚在爲說只據家禮祭四代之義而祭之雖若少違於今而正是得合於古來諭以謂權宜可行者眞確論也至其上又一代則在古制當祧雖用母在之說猶未宜留奉况不用乎恐於遷奉雖有難勢舍此更杜撰不得朱先生所謂別未有以處者正謂是也

或問今人姑老在堂則當廢之祭亦不敢廢曰冢婦在是何如退溪曰古無此禮

或問孫方奉祀而祖母及母生存則廟主遞遷情理悲感何以爲之退溪曰祖母及母生存而孫奉祀廟主遞遷之疑世人亦多有之然苟如是不可改則家禮大祥前一日何故不論祖母或母之存否而直行改題遞遷之禮乎夫

莫重於昭穆之繼序而或子或孫旣當主祭則世代之變已無可柰何雖有所大悲感者而亦不得不隨以改遷也

或問母在而父沒則三年後親盡神主祧出而別立一室以祭待他日母喪畢然後埋安乎其勿祧出乎退溪曰父在而母沒則祔于祖妣不祧親盡之主禮也父沒母在而不祧親盡之主已爲不可祧出而別立一廟尤不可爲也

或問親盡之主當遷於最長房而勢有所不能然者則出於祠堂而安于別室不得已也四時之享共設於正寢則是涉於祭五代之僭廢而不祭則又大違於情禮愚意享日之曉先就別室行祀然後奉四代祭於正寢如何或倣古制疏數不同之義只於春秋設之亦如何退溪曰親盡

之主四時共設於正寢實爲未安奉安別室只於春秋設
祭似爲處變之宜然終未必其當否

或問五代祖神主禮當遷于最長之房而事勢或有難便則仍奉於宗子之廟如何若以五代爲僭而不敢則奉安於別室祭時以最長者爲主而使諸子代行未知如何退溪曰奉安於別室只於春秋設祭爲宜此合於禮耶沙溪曰最長者不能遷奉姑當安於別室矣四代後仍安家廟則僭不可爲也若退溪祭春秋之說無妨最長房旣不奉祀則恐不可以是人爲主也

或問代盡祧遷則宗子不復祭耶退溪曰代盡之主遷奉於族中代未盡中最長者之家祭之旣祭於彼安有宗子

復祭之禮乎

或問代盡將祧則諸孫中只以次子之適孫主之否抑擇其代稍近而年稍大者乎退溪曰禮只云代未盡最長之房不分適支也

或問所謂最長者子孫序次年齒最長者耶房字之義或以爲家字義遷主主祭之人祝文不書孝字此亦合禮否曄宗家不幸二代夭折祖父母神主當遷堂兄弟之家而曄無祠堂方欲立祠堂以奉之曄死若子若孫連世奉祀親盡然後遷于親未盡之家耶寒岡曰最長之說古人同居而異房則房卽房室之房惟宗子稱孝子則祭遷主之人恐不敢輒書孝字既奉遷主則立祠以祭恐無不可身

後子孫親苟未盡連世奉祭以待親盡然後遷于親未盡
之家理恐當然

或問最長之房房字何義沙溪曰以朱子說觀之古人累
世同居者於一門之內子孫各有私房亦若儀禮所謂南
宮北宮者若有親盡之主當遷而族人有親未盡者則遷
于其中最長者之房以祭之也

或問祧主當遷於最長之房最長者死其子雖亦親未盡
而門中又有諸父諸兄則當遷奉於其房耶沙溪曰然

或問祧主既遷於最長之房則神主當以主祀者所稱改
題乎若然則其節次當在於遷奉之日而旁題不稱孝只
稱曾玄孫乎沙溪曰然

或問有一士族錯認以門中一人爲最長之房而遞奉祧主於其家厥後更察之則其人非最長最長則別有他人乃通其遞奉之意則所謂最長者寠且不慧示以不肯之色其門中議曰最長如彼莫如建祠於墓下以奉香火云云何如或曰最長者雖不良而次長者奉之似有越分僭祭之失未知何以則得宜耶寒岡曰最長之房寠且不慧而不肯則固難強焉旣有次長之房則親猶未盡建祠墓山無乃或未安耶彼所謂最長房不比宗子之截然難犯鄙意次長之房權宜奉祭出於不得已未爲不可

或問奉父母祀者以最長房奉遷曾祖神位則位次何以爲之寒岡曰曾祖當安於西之第一龕考妣當安於東之

最下龕西之第一龕與中一龕則當虛之矣○曰曾祖神位奉遷前一日以奉來之意告於父母神位耶當日卽告之耶曰考妣前當以曾祖考妣以長房奉來之意略叙以告前一日預告則恐不須爾也○曰共安祠堂後似有合祭之儀可否若祭則備設飯羹耶只用酒果耶曰共安祠堂適在仲月時事之時則具羹飯盛祭爲當不然則用酒果以告然具三獻盛祭亦何妨

或問攝祀父母者以長房奉遷曾祖則祝文何以稱之未奉遷時例稱攝祀事子云云長房奉祀非宗子應奉之禮則攝祀之稱亦可通行否寒岡曰曾祖神位前恐難稱攝祀二字當曰曾孫某官某云云初祭時祝文略叙宗孫代

盡以長房奉來之意其後則自依常例

或問祧主遷於最長則彼親盡之宗子當立於衆子孫之列耶沙溪曰廟毁不相宗固有其說而若大宗子則似不可一例看 或曰程氏遺書凡小宗以五世爲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則見爲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云云當考

或問外祖以宗子無後而死先世神主其從孫當代奉其高祖則當祧出其曾祖則當移奉於有服之孫告辭何以爲之耶愚伏曰當依儀節爲之云年月日孫敢昭告于某官府君某封某氏云云伏以宗孫身沒無子大祥已届以次孫今當代奉先祀某官府君某封某氏神主當祧某官府君某封某氏神主當遷奉于有服之孫某官府君某封

某氏神主改題爲高祖某官府君某封某氏神主改題爲
曾祖世既迭遷宗又移易不勝感愴謹以云云

或問庶人只祭考妣則祧主子孫有庶孼猶不可以最長房論歟沙溪曰庶孼地位雖卑其於祖先均是子孫據程子說則初無不可奉祭之義但嫡兄弟盡沒後奉祭似不妨

或問凡改題主既未卽行或因時祀忌祭時爲之則祭前改之耶祭後改之耶寒岡曰因時祭而改題則前一日以酒果告而改之或別卜日設祭而告之忌祭改題則未安矣

或問庶孼則不可以最長房論耶庶人只祭考妣雖是國

法而今之庶孼固不可只祭考妣嫡兄弟皆沒則或可奉祭曾祖矣沙溪謂國法庶孼雖曰只祭考妣其身自處不可斷然如是若有廟可以祭之則當奉曾祖神主祭之可也未知如何愚伏曰沙溪說甚當○曰先考庶弟雖存而出繼於人亦可以最長房論耶曰旣是庶孼又是出繼之人以本宗最長房論之未知如何抑祭三代固是時王之制而程朱之論皆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退溪先生謂士子好禮之家從古禮祭四代亦不爲僭具由告辭于先廟而不爲祧出未知如何

居喪雜儀

或問父喪稱外憂母喪稱內憂世人或有互稱之者未知

何者爲得沙溪曰奇高峯曰鄭季涵澈以內艱爲父憂外艱爲母憂余攷其反說李季眞白後亦以季涵之言爲然余曰何以父爲內母爲外耶答曰母是外家故謂之外也其說不經考朱子行狀以母憂丁內艱余於是知兩君之見爲謬也厥後又見固隱年譜正以父憂爲內艱母憂爲外艱然後又知兩君之言有所傳習而世俗流傳之誤亦已久矣

或問喪者教學徒及吟詩何如無識者固不足道不然者亦有之未知其意所存寒岡曰呂東萊先生居喪時朱子送子塾使之就學有送子帖載大全集中梅聖俞在喪時作詩云獨護慈母喪淚與河水流河水終有竭淚泉常在

晬人譏其作詩黃魯直丁母憂絶不作詩

或問廢業之訓今承來示始知朱子所訓之意良幸豈以大功之喪廢事過重而爲是說歟沙溪曰廢業之訓朱子已有定說又何疑也大功廢所業之事則實爲過重豈有是理古禮著大功不聽樂小功緦麻則不避聽樂大功廢業於義爲合朱子曰居喪廢業業是簨簴上板子廢業不作樂耳周禮司業者亦司樂也

或問後母生存而遭父喪則前出子當稱孤哀而後出子似不可幷稱孤哀何以爲之或者云聯書則同稱分書則異稱固如是否有一朝官只稱孤子者此則何如退溪曰有後母生存而遭父喪者前後子孤哀之稱果似互有嫌

礙而未有經據可斷然鄙意來示所擧一朝官只稱孤子者爲得之蓋士大夫後娶者亦媒幣所聘固爲正室非如嫡妾之間殊等之分故禮於後母生事喪祭一如己母而無異何可以非己出而遽稱哀於其生之日乎况人子孤哀之稱出於至痛而不得已也其稱出於不得已則其猶可不稱哀處所不忍稱之無疑矣父亾而稱孤母亾而稱哀俱亾而稱孤哀所謂至痛而不得已也一母亾而一母在是正所謂猶可不稱哀處豈可忍而猶稱哀乎前母之子旣不敢稱哀於後母之存則後母之子不稱哀又何嫌於前母之亾乎前之子非忘己出後母之存猶己出之存也後之子非不母前母爲存母諱哀而前母之爲我母自

若也或人所謂聯書則同稱分書則異稱甚焉而無理恐不可從也

或問郡望何謂退溪曰恐只是指鄕貫之稱如曰某郡某人之類也

或問孤哀之稱始出於溫公疏儀而先賢云孤哀之稱乃孝子之稱也長子則可以稱此餘子不當稱也然則爲衆子者其於修疏之際當何稱耶寒岡曰孤哀之稱乃孝子之稱云者出於何先賢之言朱子旣曰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云則不必限長子與衆子也若以衆子而不得稱孤哀則家禮豈無衆子不用之文耶

或問禫祭前知舊間往來書辭何以爲之如封皮疏上及

孤子之稱與大祥前一樣無異耶寒岡曰孤子之稱家禮亦無改之之文必是仍稱孤子則其前往來書辭仍用恐無妨

或問父在母喪者十五月禫後與人書札似不當稱疏稱哀人之復書亦然而亦不可全然以恒人處之未知如何而可乎沙溪曰自稱曰心喪人古有其文也

或問爲人後者於本生父母之喪既服不杖朞則其答人慰書不可與本生兄弟同稱孤哀人之慰書亦似有別如何沙溪曰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喪稱喪人而已不可稱孤哀也人之爲吊書者亦只以喪人待之不可稱大孝至孝也

或問爲收養父母服亦可稱孤哀乎退溪曰非繼後而爲收養父母服者所重在己之親不可稱孤哀也

或問養父母歿而生父母生存則不可稱孤哀歟今人或於本親不欲降服又以稱孤哀爲難此意何如退溪曰以同姓而出繼則所繼之義甚重故本生父母反爲所厭而降服一等豈可以本親生存之故不稱孤哀於所繼之重乎今人不識禮義而惟情是徇旣不降其本親又以稱孤哀於所繼爲難豈不謬哉若但有撫育之恩而非繼姓之重則爲不可耳

或問居喪人之出入官府固爲不可而若窮家營辦喪具不得不親往者則可以少出入耶謝答之節亦不可爲而

令地主屢次賻遺不可無謝儀欲待葬後奉一疏以謝而葬期遷就卒哭尚遠何以爲之退溪曰居喪非甚不得已勿爲出入其出入官府尤甚不可然此亦不可以一槩斷置其有因營辦喪具不可坐待其自成者不得不少有出入亦須大段加兢愼歛避也丘氏所譏衰絰鑄走拜謝者固爲非禮然亦豈尊無謝答耶家禮卒哭前不謝答而令子姪代之極合居喪之道但恐此亦尊者事爾若身爲士而地主以卿大夫之尊賻遺相續已之喪已及三月而葬與卒哭尚遠恐須謹奉一疏言所以葬未及時身且疾病受恩稠疊不得躬謝死罪之意如此似方爲得禮之變也

或問居喪人別無出入處而省墓之行道途或遠則路上

所著何以爲之或有著祭服者或有著方笠者或有著蘆笠者或有著蔽陽子者何如寒岡曰喪中出入古人用墨衰今人或著衰經道路衰經殊爲未安鄙人則居喪時以方笠布深衣往來墓所今之人著蔽陽子者似未安

或問營葬之事未免出入出入之時似當著衰經而或以爲祭服出入未安宜以承衰服出入方笠胡金之制宜以蔽陽子出入此當何以爲之耶愚伏曰衰服是喪服不可名祭服非喪事則不當出入因喪事則當服喪服無疑蔽陽子苟簡不經反甚於方笠不可用均也

或問服問曰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惟公門有脫齊衰註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亦

不脫云云以此觀之雖有不得已出入亦不當脫絰帶而
世之不行久矣雖欲從禮亦恐駭俗未知如何愚伏曰齊
衰是重服故古人出時不敢脫恐不當以駭俗爲慮如何
或問喪人以喪事出入則固當以衰服而朞功以下之人
則似難同之不審著何衣冠也芝山曰以禮則當著功衰
可也從俗素衣帶何害
或問遭服之人笠纓以白綿布爲之如何旅軒曰黑笠白
纓駭於人見淡黑之如何
喪中他祭擧廢之節
或問將祭而遇喪則如之何沙溪曰古禮有箇節目當酌
古參今倣而行之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旣陳籩豆旣

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註外喪在大門之外也士卑於大夫雖緦服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謂如妻之父母母之兄弟姊妹已雖有服而已所祭者與之無服則可祭也雜記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註視濯監視器用之滌濯也次於異宮以吉凶不可同處也如未

視濯而父母死則使人告於君告者反而後哭父母也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旣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註旣宿謂祭前三日將致祭之時旣受宿戒必與公家之祭以朞以下之喪服輕故也如同宮則次於異宮者謂此死者是已同宮之人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旣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註將祭將行小祥或大祥之祭也五禮儀凡散齊聞大功以上致齊聞朞以上喪及疾病者幷聽免若死於齊所同房不得行事

或問古禮雖有喪三年不祭之文然亦不可膠守如何則可以得禮之中歟沙溪曰問伊川謂三年喪古人盡廢事

故併祭祀都廢今人事都不廢如何獨廢祭祀故祭祀可行朱子曰然百日外方可然奠獻之禮亦行不得或從伯叔兄弟之類有人可以行或問今人以孫行之如何曰亦得竇文卿問夫爲妻喪未葬或已葬而未除服當時祭否不當祭則已若祭則宜何服朱子曰恐不得祭熹家則廢四時正祭而猶存節祠只用深衣凉衫之屬亦以義起無正禮可考也忌者喪之餘祭似無嫌然正寢已設几筵卽無祭處亦可暫停也答曾光祖曰家間頃年居喪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答范伯崇曰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

於身哭泣之聲不絶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絶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墨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卽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卽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放左傳杜註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左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氏註謂此天子諸侯之禮不通於卿大夫蓋卒哭後特用喪禮祀新死者於寢而宗廟四時常祭自如舊也○楊氏復曰先生以子喪不擧盛祭就祠堂內致薦用深衣幅巾祭畢反喪服

或問葬後廟祀用布直領孝巾似未安家禮墨衰可復於今耶且近世不行卒哭受服之禮不可以成服時絞帶入廟當用何帶耶沙溪曰當用布直領孝巾行祀此外無他可服墨衰是晉襄公伐秦之服而朱子時因爲俗制本非古禮不過如今俗所謂深衣而已頃者禹公性傳問於退溪欲復之恐不穩當絞帶入廟果爲未安別具布帶似或無妨

或問將祭而遭朞功緦之喪則何以爲之栗谷曰朞大功葬後當祭如平時但不受胙未葬前時祭可廢忌祭墓祭略行如上儀緦小功則成服前廢祭（五服未成服前雖忌祭亦不可行也）成服後則當祭如平時（但不受胙）服中時祀當以玄冠素服黑帶

行之
或問服中當忌祭必不得已參行則當用何服退溪曰服中不得已參忌祭當用白衣但冠用麻巾未安用白巾尤異不若使子弟行之爲安
或問遭喪未葬而遇父母忌辰他無代行者則可以闕之乎抑前期致齋而行之乎寒岡曰寶文卿以此事問於朱子朱子答曰忌者喪之餘祭似無嫌然正寢已設几筵卽無祭處恐亦可暫停也竊恐如有可祭處或可暫行無妨
或問祖父母喪未卒哭遭父母諱辰略設蔬果而行之似乖禮經否旅軒曰祖父母初喪之日設行父母忌事果爲未安不行何傷若有他昆弟而略措素饌行之於別處則

其或可乎

或問葬後祖父母忌祭當次行於家中則亦可參之乎若有他子孫可行雖行於他家亦可參祭乎若參祭則當用何服寒岡曰若行於他家則其他家自可奉行著喪服而往他家似未安棄喪服而往亦似不便不得已則以白布衣巾暫伸追慕於其家別室

或問雖在喪中忌祀廢之亦難何以爲之西厓曰忌祭行否事甚難處朱子以爲葬前凡祭不得已準禮且廢葬後則以墨衰入家廟行節祀墨衰行祭今難倣行如不得廢則使子弟代行似爲無妨鄙家於葬後亦如此行之耳葬前則從朱子準禮且廢之文如何蓋初喪荒迷失次雖廢

祭而無憾於幽明矣

或問父母喪未葬之前遇祖考妣忌日則忌祭當辦行耶姑權停耶愚伏曰忌日是喪餘之日似難虛過令子姪攝行似得

或問初三日乃高祖考忌日而四日亦高祖妣忌日也從兄晦日背逝來三日成服則不能致齋三日四日行祭似爲未安而以子孫之喪廢先祖之祭亦甚未安護喪執事外若干子孫致齋行祭如何寒岡曰據禮則大功重服尚未成適値先祖諱辰雖至廢祭似不甚妨然而在常情旣未安則令一兩人權宜齋祭于別所其餘則全聚護喪恐不得不爾

或問喪三年不祭古禮也而朱子以爲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遇四時祭日常祀於家廟可也云入廟行祭古用墨衰今無墨衰之規當服何服而祭耶愚伏曰所謂四時祭日非指節祀等耶設是正祭今人居喪本無墨衰出入之節恐難遵依只依退溪所論令子弟攝行似當如何

或問三年內祠堂之祭何以爲之栗谷曰三年之喪古禮則廢祠堂之祭而朱子曰古人居喪其居處飮食與平日絶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兩無憾今人居喪與古人異而廢此一事恐有未安朱子之言如此未葬前準禮廢祭而卒哭後則於四時節祀及忌祭墓祭使服輕者行薦

而饌品減於常時只一獻不讀祝不受胙可也朱子喪中以墨衰薦于廟今人以俗制喪服當墨衰著而出入若無服輕者則喪人恐可以俗制喪服行祀

或問喪三年不祭雖是古禮而朱夫子又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後用墨衰常祀家廟之教栗谷李先生亦以爲葬後若遇忌祭墓祭及四時節祀皆以生布直領孝巾絞帶躬自行之而忌祭墓祭皆一獻不讀祝饌品減於常時云遵此行之未知如何愚伏曰依栗谷所行行之不妨

或問卒哭之前家廟節祀皆當廢矣而如八月十五日今人無不上墓他支子欲祭則如之何寒岡曰未葬之前何暇舉此等事支子之服輕者欲自祭其祖墓則何能禁得

或問三年之內以墨衰行廟祭何如眉叟曰墨衰行祭朱子答王子合書曰家祭一節某不曾行但至時節略具飯食以墨衰入廟酌酒瞻拜而已然卒哭後方如此家祭墓祭一也

或問服喪之人或於父母墳若祖父母同岡則當省拜乎若服父喪而見母墳或服母喪而見父墳必生哀痛之心則當哭拜乎寒岡曰同岡先壠省拜何妨當喪而省墓哀痛之迫切何能禦乎

或問先妣墓西既已遷窆先考則墓祭當合設而但喪有新舊舉哀一節似爲難處何以爲之抑先行於考而後行於妣耶愚伏曰家禮墓祭有哀省之文先喪舉哀恐無所

妨

或問身在草土先世墓祭祝文酌獻何以爲之山神祭亦如何行之或云不讀祝只獻一酌云此禮如何寒岡曰古之居喪廢祭之人先祖墓祭亦必不能爲之矣家廟節祀旣令無服之人攝行則墓祭亦必使無服者攝行恐無妨蓋身有衰絰之服省祭先世墓所似未安如茍無子姪則雖外甥亦可權使行之

或問反哭于家而往來展墓意謂朔望奠行於几筵而又欲設於墓側被諸公明諭悟其非而止之矣但吾東人四時節祀皆得墓祭故節祀則依此往展墓側而孝養中以爲寒食端陽則可矣正朝秋夕乃朔望殷奠也虛几筵而

往奠墓側不可云此說如何大抵節祀家廟亦當有事而以上墓之故不得躬莅每令代行此亦未安曾見南中人前期三四日行事於墓側此與朱子所云鄉里所爲者相似未知其果不違於義理耶退溪曰葬後返魂已得古禮之意若朔望奠奠於几筵朱子所行已見於家禮言行錄大全等書今悟初計之非善矣至於節祀亦當於几筵行之但節祀古所無而起於後今人平日皆行於墓所如使三年內幷節祀皆歸几筵則體魄所在一無所事是爲神不在於彼也直待喪畢然後始行於彼則無乃有求神於所無之嫌乎李君養中所謂正朝秋夕朔望之碍亦息得良是或此二節依南中所爲而寒端二節用當日行於墓

或正秋仍只行於几筵而餘二節行於墓恐皆無不可也

或問家禮無三年內墓祭之文三年之內不可祭於墓乎如得祭則當用某月日祭饌之備上酒哭拜之儀亦無所變乎寒岡曰家禮雖未有三年內墓祭之文亦未有三年不墓祭之語孝子於體魄所托雖三年之後尚不堪雨露霜露之感況三年之內墳土未乾之時乎時月古人令用三月上旬十月初一今之四名日之祭非禮也祭饌之備拜獻之節亦自有家禮明文不必更問但三年之內祭必有哭況於此寒暑之變乎

或問今正朝墓祭病甚不能往行使族人在鄉者代行若主人參祭則在位族人隨以舉哀既無主人則無此節耶

愚伏曰主人不在則似無擧哀一節

或問三喪中節日墓祭當行否眉叟曰喪中節日墓祭何可廢也上食几筵後又上墓無所未安

或問朞大功未葬前忌祭墓祭同居者廢而異居者行否時祭則異居者亦於葬後當行否愚伏曰禮大夫之祭鼎俎旣陳籩豆旣設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外喪則行外喪卽異居者也

或問宗子死未葬則祖考忌祭墓祭喪家當廢而如有介子異居而欲行則亦不悖於禮否愚伏曰禮士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以此推之則宗子之喪乃祖考之正統限未葬廢之似當

或問有子女先父母死及父母喪未葬前其忌祭墓祭皆可廢耶葬後則當以素饌行祭耶抑生死有異用肉無妨否愚伏曰未葬前廢之無疑葬後祭用肉似當

或問遭伯兄喪事殯後則家廟祭祀可以設行否愚伏曰雜記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註祭謂練祥昆弟指小功兄弟惟其異居故殯則可以祭若親兄弟則豈有異宮之理乎孔子答曾子之問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疏謂身有緦服尚不得自祭己家宗廟何得助他人祭乎儀禮註天子諸侯適子死斬衰既練乃祭據此數條則今日之事當有以處之矣節祀及墓祀葬後可行時祭則必須練後方舉忌祭則與吉

祭不同從便設行

或問喪三年不祭若數代獨孫了無親族可以入廟者則節薦忌祭等禮可以全然闕廢耶居母憂則亾父之祭亦可廢耶家禮卒哭後有祔祭之儀大祥前夕有告薦之禮則衰服亦可以入廟行禮耶寒岡曰曾光祖問喪祭之禮朱子答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又答王子合曰家祭一節熹頃居喪不曾行但至時節略具飯食墨衰入廟酌酒瞻拜而已以此觀之聖賢居喪節祀之屬亦不廢矣

或問心喪人於祖父母墓祭及朔望參禮無人奉行則或曰雖是喪人墓祭廟參以黑布笠素衣行之不至失儀云

此言何如寒岡曰旣曰心喪則服則已畢矣祭墓參廟宜不得不奉行有人無人不必問

癘疫遭喪

或問染疫中遭親喪者世多出避而第念爲人子者旣遭此罔極之變則似不當避而求生未知何如退溪曰染疫遭罔極之變者不當避而求生所論甚善滉前日所舉朱先生之言謂曉人當以義理不可避者正是此意非有異也然此就病死斂殯時而言之固宜如此若在旣斂殯後則容有可議者何也蓋避者未必皆生然而避者生之道也不避者未必皆死然而不避者死之道也然則當此時欲付葬祭於何人必處其身於死地而不少避以圖後事

乎然此乃人事之大變極致處吾未到能權地位恐難以
立下一格法以訓世也比如人與至親同遭水火之急固
當不避焚溺以相拯救及不免焚溺而一有偶脫者歛殯
旣畢乃不顧後事而反自投於水火則其所處得失何如
耶此混所未判斷處也

喪家素祭

或問今俗於三年內凡喪祭及先忌皆不用肉或有用之
者輒以爲怪違俗用肉未知何如退溪曰禮於三年喪祭
亦皆用肉况忌祭何疑今之喪與忌皆不用肉乃取便於
生者之行素而失其義流傳成習則反以用肉者爲怪可
歎然則有能不拘流俗而用之以禮者何不可之有

或問今人忌日與三年喪內幷祭考妣遵俗行之無害否靜存公云父喪配母猶或可爲而母喪則不可幷祭父此說何如退溪曰忌日與喪三年幷祭考妣非禮無疑其遵俗行之無害之說或可用於忌祭矣若於喪三年則吉凶幷行祝辭哀哭旣不可專主於一位又不可兼行於兩位於此最所難處靜存之說亦去泰去甚之謂耳父喪母喪其爲非禮一也

或問廬墓朝夕上食世多有合祭兩親曾已在廟之主還奉于廬所或有假爲桑木主者何如退溪曰合祭非但無文可據吉凶幷行非禮無疑况忌日尚只祭當忌之主當喪而豈可合祭乎廟主還遷廬所固爲無理桑木假主三年

後處之亦難孝子知禮者不爲幷行則善矣若未免俗而幷祭者以紙牓行之三年後焚之差可然終是非禮也

喪次饋客

或問今人居喪例於葬送祥祭之日設酒食以饋吊客甚無謂也退溪曰喪次設酒食甚非禮而其說甚長今不敢輒云○曰喪次設酒食固爲悖禮所謂其說甚長者何謂也曰喪次設酒食處之之道如陳安卿書所云當矣此則已赴他喪所處之宜耳最是己當喪而待客欲及今之弊俗而合古之禮意其間曲折至爲難處者多故前答如是耳

或問葬時具酒肴以待吊客鄉俗滔滔甚無謂也好禮之

家自不循俗而至於練祥人皆謂異於初喪雜記云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飮之可也此則非惟飮客亦自飮之誠爲末流之口實或無乃漢儒傳會之誤處耶忌日不餕家禮所著安有練祥之日主人與客酬酢之理乎今人於練祥雖未酬酢而設酒饌以待之若不可已者然練祥喪祭也非忌日比而行此忌日所不爲之事鄙野之俗一至於此程夫子所謂毋陷人於惡者正謂此耶或云家禮弔禮護喪送之廳事茶湯而退今人旣不用茶則以酒待客不至甚害而遠來之賓亦不可全無接待之禮云未知如何愚伏曰古人祭禮與後世不同主人獻賓賓酢主人皆祭時事

非如後世之餕也禮以爲重故不敢廢心不能安故不敢飲至齒而已入口而已乃其節也不可視爲傳會之誤若今人於祭餕之外盛備酒食有如宴賓之爲則無理甚矣決不可從若以祭餘待來會之客而令族人爲禮不至變貌則庶不爲陷人於惡矣

或問時俗於禫祭日請親族設宴於其日而禮未有考此亦未可已否寒岡曰禫日時俗請客設宴禮旣無文酌以情禮恐或未安

改葬

或問改葬節目家禮頗不詳盡又無告辭何所取則歟寒岡曰儀節有改葬儀可考見也僕遭先妣之喪改葬先府

君略草改葬儀節目頗詳

或問家禮無改葬儀瓊山有改葬儀節此可遵行否旅軒曰文公改葬之儀未有所考若瓊山儀節或多指議其頗誤不可盡信而全用之耳

或問改葬服只云子爲父而不云爲母則改葬母者無服乎沙溪曰言父則母在其中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王肅曰非父母無服喪服䟽子爲母亦同豈有葬母而無服之理乎

或問父喪禫服中改葬母則似當別製緦服如何旅軒曰淺見亦以爲還母用緦爲可

或問前母繼母出母嫁母改葬皆當有服耶沙溪曰通典

皆有明文然徐廣之言亦似可疑晉胡濟改葬前母服議云禮無其章故取繼母服準事前繼一也爲前母改葬宜從衆子之制劉鎭之問父尚在母出嫁亡今改葬應有服否徐廣答云改葬服緦惟施極重此旣出嫁未聞兒有服之文然緣情立禮令制服奉臨就從衆之義合卽心之理亦當無疑於不允也

或問婦於舅姑改葬亦服緦否通典有出嫁女爲其父母改葬緦之語此亦有據否沙溪曰按禮意應服三年者改葬當服緦古禮爲舅姑朞至宋陞爲三年服則改葬服緦恐當喪服記改葬緦疏云不言女子子婦人外成在家又非常故亦不言據此通典所謂出嫁女緦恐誤

或問改葬承重之孫亦只著素衣布巾否沙溪曰承重者雖至曾玄孫與長子無異當服緦麻豈但素服而已通典晉步熊問改葬孫爲祖亦爲緦但不受重於祖父亡後祖墓崩不知云何許猛云父卒孫爲祖後而葬祖雖不受重於祖據爲主雖不曾爲祖服斬亦可制緦以葬也

或問遷葬非專爲宅兆之故則告辭何以爲之退溪曰今遷墓若非專爲宅兆之故告辭固不可全用儀節之文合葬是古禮而又有遺命則以此爲文爲當如無遺命只以新卜吉地用古祔葬之禮爲文似亦當矣

或問祠后土祝文改葬則曰某官某公宅兆不利將改葬于此新葬則今爲某封某氏營建宅兆而今新舊合葬其

祝文當如何書乎欲書曰宅兆不利將葬于此以某封某氏祔云云何如退溪曰當如此而祔字上加新字

或問改葬丘氏曰前期一日告于祠堂云云墓所若近則此禮固也若在遠則其告廟節次當如何或云當先定遷墓之日主人臨行告廟而去或云主人先去墓所經營葬事及其葬前一日令在家子姪代行其禮二說是否退溪曰似兩可

或問父喪未葬改葬母告廟酒果遍設諸位否主人自告則父喪未葬以凶服入廟未安使子弟奉出他所而告之耶沙溪曰酒果本爲告事而設只奠本龕可也主人自告豈可代行也凶服入廟於祔祭可見矣葬畢告廟則有哭

泣之節當出主也

或問改葬時緦服告墓時著之乎至見柩後著之乎寒岡曰緦服當服於告啓墓之初

或問承重孫與諸孫有間似當用親子例服緦如何愚伏曰承重有間之說不爲全無義理齊斬既已代服則此亦當用親子之例乃不失朱子從厚之意求示得之矣

或問今在父喪中改葬母墳或曰當各服其服而以緦麻從事可也或曰脫斬服緦未安當以重服從事何說爲得愚伏曰所詢兩說皆有理然後說爲長蓋脫斬服緦未安云者於情理甚合故也況禮曰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先葬卽母喪也其葬亦指母喪也

齊斬各有所爲當各服其服而猶以斬衰爲重不敢服齊衰於葬母之際今大喪已葬雖與初喪未葬時有間然脫而服緦畢竟未安矣先葬之際亦當有祖奠遣奠等禮而以斬衰行事則前說之所慮無可疑矣

或問父喪未葬改葬母墓則啓墓時當釋重服而服緦耶但緦服旣成當卽反重服雖執奠於前喪亦以重服行之否沙溪曰據禮雖有事於前喪亦當用重服無疑喪服小記父母之喪偕其葬服斬衰註其葬母亦服斬衰者從重也以父未葬不敢變服也

或問父喪旣葬改葬母者服緦終事否禮凡重喪未除而遭輕服者制其服而哭之其除之也亦服輕服云則何獨

於改葬緦而有異乎以此而言雖在斬衰當其改葬母也服緦終事無疑又按喪服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其葬服斬衰疏曰其葬母亦服斬衰者從重也父未葬不敢變服以此而推之似亦有以重厭輕之義今以斬衰改母之葬是或一道耶沙溪曰既葬與未葬有異改葬服緦似無不可

或問方因母葬改葬先考發引哭從之時當服何服歟寒岡曰當服重服葬先考時服緦麻

或問竊聞改葬緦既葬而除又聞重喪未除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既畢反重服又聞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又聞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

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註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之二祥則不得服祥服云今遭母喪而將遷父墓一子往迎前喪于遠地一子留侍几筵雖異於新遭輕喪者爲父之緦似不下於本服大功矣但未葬不得服祥服則改葬之緦與祥服有間乎愚伏曰改葬之緦蓋爲親見屍柩不可無服故制爲五服中最輕之服以執其事穀梁所謂舉下緬也乃此意也今云爲父之緦似不下於本服大功者恐不然矣竊詳禮經易服之節皆以重者爲主故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麻重而葛輕故也又曰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麻葛之大小同故兼服之也又曰父母之喪偕先

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蓋父喪未葬故服斬衰
以葬母也據此數條則以齊衰服改葬前喪似爲不妨恐
不當必以最輕之服易之如何
或問方在母喪禫服中改葬父母製緦服同用之似可而
或曰父葬當用緦服母葬當用禫服何以爲之禫服除後
仍行素以終三月旅軒曰改葬緦服之用淺見亦以爲於
遷母同用之爲可也然則父喪未禫者之遷母亦當別製
緦服耶服雖除於葬畢行素終三月豈非至情也哉
或問若同葬父母則先輕後重奪情故也改葬啓墓時亦
當先啓母出棺改斂時亦當先斂母否退溪曰皆當先
或問方遭父喪欲遷母墳而合葬似當依行有喪葬先輕

之禮而前日仰稟則敎以改葬奪情之義比新葬有間不可依先輕之例云矣其後竊伏聞下敎以先輕後重爲當云退溪曰幷有喪所以先輕而後重者蓋葬是奪情之事人子之所不忍也特不得已而爲之故先輕爾若改葬則所謂奪情之義比於新葬者則似有間矣前日問及時所以謂與幷有喪之禮少異者此也蓋今日之事旣與曾子問之意不同則疑可以不拘先輕之例也然此出於臆見正犯汰哉之誚爲未安其後歷考諸禮當喪而改墓合葬之禮幷無據證而改墓一事古人皆以喪禮處之考於瓊山儀節可見今與其無據而刱行臆見寧比類於幷有喪之例而行之庶不乖禮意故繼而有先輕後重之云正所

以救前言之失也

或問改葬重事人多有經之者或曰年歲久遠且有薄葬者則啓墓之後極爲無形難可收拾事至罔措則別以板子詳量初棺之長短廣狹而造棺去地板單蓋還斂窆以成墳爲得或曰雖至無形若妙手則移斂安頓不至散處雖百歲之久亦可移安此兩說未知誰善寒岡曰後者之言是也雖百歲之久無形之甚若著手精妙百分謹愼則用竹片移奉無形之形斂襲安頓不差毫釐

或問方營改葬而歲久之後改斂之節尤極憂慮何以則無憾耶旅軒曰移墓於歲久之後則例未免拾骨所謂拾骨者以其所拾者骸骨而已不可以親膚而并收其土所

以改葬者必用綿子以將其所拾之骨使之有所維持而無所亂雜其次序者也惟在是重是謹從容完密罔有後憾則豈非孝子之幸乎

或問初葬則有魂帛爲之主改葬則無魂帛於靈座中設紙牓乎只設靈座乎退溪曰似只設靈座

或問改葬靈座當只設倚子耶若有遺衣服置於倚上似宜如何沙溪曰然

或問破墓成殯之後祭儀亦當奈何寒岡曰開舊墓奉出之後當一依初喪禮然不可前期出殯當臨時啓墓一宿即行

或問改墓開出舊棺未葬之前當行朝夕上食否退溪曰

改葬朝夕上食不可考然今既見柩事象初喪者多恐上
食爲當
或問凡喪自初喪至葬時皆設奠于靈座今改棺未窆之
前亦當設奠食時亦上食耶設奠則無靈座當奠于何所
寒岡曰改棺未窆之前設奠上食一依初喪不用靈座只
設虛位
或問退溪曰改葬只設靈座朝夕上食云朝夕奠則不設
耶沙溪曰設靈座則朝夕哭奠亦在其中
或問今於母葬遷父墓合窆同殯墓下當留數日其間朝
夕奠上食獨行於新喪則情有所未安若欲幷行則舊喪
既有神主不設靈座于喪次何爲而得其中乎愚伏曰以

紙牓並行猶爲無於禮之禮乎蓋情之所安而無害於理者卽禮之所在如何

或問新葬時遷舊墓則新舊喪柩同殯何如旅軒曰新舊喪柩旣相値矣則權殯之同似無不可○曰舊墓未窆前亦當上食耶曰改葬者旣啓後未葬前朝夕上食一如初喪豈得已哉○曰同殯則共一卓否曰新喪初虞當行於几筵改葬之虞當行於墓所恐不得共一卓也

或問改葬時銘旌玄纁皆當改備耶旅軒曰銘旌所以志其柩也有柩則不容無今啓舊墓旣新其柩則所銘之旌其可無乎玄纁乃贈死之禮孝息罔極之情附諸此物而今見舊柩而新窆之若不用是將何以致其永訣之誠乎

或問今因先妣葬時改葬先考則發引時何喪當先奠岡
曰恐府君當先
或問語類問改葬神已在廟久矣何得虞乎朱子曰便是
如此而今都不可考看來也須當反哭於廟云云據此改
葬當不行虞祭而丘氏儀節有之今士大夫皆遵行未知
何據沙溪曰朱子說固然但王肅以爲既虞而除之朱子
又有一說云云恐丘氏因此而推之爲儀節也朱子曰改
葬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
後畢事方穩當行葬更不必出主祭告時却出主於寢
或問丘氏曰既葬就幕所靈座前行虞禮云云但言行虞
禮而不言三虞此與初喪襄事不同故虞止於一否總三

月內別無行祭之禮否退溪曰虞祭則只一三月內別無行祭節次

或問父喪未葬遷改母墓與父同葬則葬雖先輕奠當先重而新喪之虞當行於家改葬之虞當就幕次行之勢有相妨何以爲之沙溪曰據禮記及朱子說父之虞祭葬日反哭後行之母之虞祭翌日行之喪服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註葬母卽治父葬葬父畢虞祔然後爲母虞祔故云待後事語類問禮記云云同葬同奠亦何害焉其所先後者何也朱子曰此雖未詳其義然其法具在不可以己意輒增損也

或問竊考丘瓊山改葬儀節當就墓所只行一虞而止新

葬則有返哭三虞於正堂之禮今合葬則母之初虞當幷
父之虞而行於墓次既虞之後反哭母於室哭畢却入廟
告父以改葬自再虞仍只祭母於堂否抑既題神主卽當
反哭則父之虞亦當幷行於正堂自再虞亦只祭母否曲
折處之甚難退溪曰兩葬行虞之節按禮偕喪偕葬先輕
後重虞則先重後輕今改葬當虞於幕所新葬反哭而虞
或問今因母葬改葬先考同窆之後虞祭未可幷行耶寒
岡曰改葬只用一虞祭于墓所先妣之虞當在反哭之後
或問改葬儀無再虞三虞者何意服緦終三月則脫服于
何處其間無祭祀一節耶寒岡曰初葬時已行三虞改葬
則只有一虞還家告廟之後別無他祭祀之節

或問丘氏曰祭畢撤靈座主人以下出就外所釋緦麻服素服而還云云禮衰麻不去身改葬若服緦則宜若不當去身而釋之而還何耶在途素服則還家當服何服而終三月乎退溪曰疑仍服素

或問在官者與士庶不同國有七日之制七日之後不許三月之服則如何或云出仕用吉服居家還服素此說何如退溪曰居家則服素爲是

或問改葬既見屍柩則非他緦服之比終三月不出入食素居外如何沙溪曰不與宴樂居外爲可既不解官不出入食素無乃過乎

或問改葬緦服丘氏以爲葬畢祭後卽除之易素服而還

此未知何所據而云然耶愚意旣見尸柩之後哀痛慘怛之懷無異喪初而聖人制禮參商折衷定以緦麻則雖不可徑情踰越葬後留其服以時省墓之際服以哭盡哀庶可紓終天之痛月數旣盡然後上墓除之未知如何愚伏曰常時上墓禮有哀省之文況改葬三月之內與常時不同擧哀一節允合情禮乃知情之所發能自盡者得之而非泛然揣度者所能及也

或問按丘氏之禮則葬時服緦麻旣葬易服而還更無服緦節次而乃曰三月而除所謂除者除何服也退溪曰丘說可疑然恐有所據豈不以旣葬非如見柩時而仍服麻似無漸殺之意故只服素食素而持緦服之意在其中至

三月而止以爲終服之節也歟

或問韓文公改葬議曰或曰經稱改葬緦不著月數則三月而後除也子思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而終三月按此說則宜若服緦終三月而丘氏乃謂素服而還何也二說牴牾未知何去何從退溪曰安知韓公所謂除不與丘說同耶然未敢質言

或問改葬之緦除於何時儀節葬畢而除之此可遵行否愚伏曰改葬之緦鄭玄以爲當終月數王肅以爲葬畢便除而朱先生謂禮疑從厚當如鄭說此是定論不知瓊山如何便從王說殊爲可怪

或問改葬之緦除服之節諸儒所論不同今欲不失禮之正則當從何說沙溪曰當從朱子所定儀禮喪服記改葬緦鄭氏註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賈氏疏曰三月而除者謂葬時服之及其除也亦法天道一時故亦三月而除也若然鄭言三等舉痛極者而言父爲長子子爲母亦與此同也韓文公改葬議緦三月而除之以上三月而除之魏王肅曰司徒文子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吊服加麻開元禮旣葬除之丘氏儀節葬後出就別所釋緦麻服服素服云云以上葬後卽除語類問改葬緦鄭玄以爲終緦之月數而除服

王肅以爲葬畢便除如何朱子曰如今不可考禮疑從厚當如鄭氏

或問改葬當服緦而葬期若遠則何以爲之眉叟曰經曰改葬緦鄭玄曰終緦之月數王肅曰葬畢除朱子曰禮疑從厚今出殯經累月未葬則今之所謂權厝古之所謂殯也豈有親柩在殯而遽爲吉服與平日同也葬期在三月之內則固當不除在三月之外則不除以待葬畢而除夫三年之制或有過時而不除者今改葬之禮其服又不當以月數論也以葬畢爲除服之節似得禮

權葬

或問權葬出於亂時而今人於無事時行之是果不悖於

禮律耶沙溪曰權葬非禮至於無事時行之甚無謂也

虛葬

或問人死不得其尸體者聖人立言何無處此之道耶或招魂葬或遺衣而葬在禮何所據耶沙溪曰虛葬之非先儒已言之何謂無處此之道乎僕嘗抄錄數條見下通典晉元帝時袁瓌上表請禁招魂葬云故僕射曹馥沒於寇亂嫡孫胤招魂殯葬聖人制禮因情作教槨周於棺棺周於身非身無棺非棺無槨胤無喪而葬招幽魂氣於德爲愆義於禮爲不物于寶駁招魂葬以爲失形於彼穿塚於此亾者不可以假存無者獨可以僞有哉未若於遭禍之地備迎新之禮宗廟以安之哀敬以盡之綱目范氏曰人

之死也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葬所以藏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無體魄則立廟以祀之而已魂氣不得而葬也而爲之墓不亦虛乎

丘墓毁

或問墳墓遇賊見毁處變之節當如何沙溪曰古人論此多矣當觀其遭變之輕重而酌處之可通典司徒荀組表言墓毁之制改葬緦麻當包之矣鄭康成王子雍皆云棺毁見尸痛之極也今遇賊見毁理無輕重也杜夷議墓旣修復而後聞宜依春秋新宮之災哭而不服臨穎前表墳墓毁發依改葬服緦麻不得犇赴及已修復者惟心喪縞素深衣白幘哭臨三月宋庾蔚之謂人子之情無可輟聖

人以禮斷之故改葬素服不過於緦麻服雖輕而用情甚重意謂聞其親尸柩毀露及更葬便應制服奔往縱已修復亦應臨赴苟途路阻礙猶宜制服緦依三月而除豈可以不及葬事便晏然不服乎梁天監元年齊臨川獻王所生妾謝墓被發不至埏門何修之議以爲改葬服緦見柩不可無服故也此止侵土墳不及於槨可依新宮火三日哭而已帝以爲得禮

丘墓火

或問松楸失火丘壠亦不免燒黑欲以藁草蓋之何如亦無慰安之節否寒岡曰今之燒黑當卽莎補於數月之內何至藁草之蓋只當淨掃而已慰安之祭當哭行矣素服

行素恐三日而止

家禮或問卷之八